西堂集 八

墓誌銘

共十四

西堂先生集墓誌銘卷之一目錄

亾室贈貞夫人海州崔氏墓誌銘

孺人名某姓崔氏崔爲海州望族在高麗有文憲公冲文靖公濊其事迹在史冊入我朝有諱慶昌以文行著世世稱其號爲孤竹寔孺人五世祖祖諱某司導寺正考諱某敬陵叅奉員士友望早坳妣順興安氏贈戶曹叅判壽星之女而文成公裕之後也貞懿有士女行孺人以甲寅四月七日擧於文化官舍英慧夙成爲祖父母所賢愛癸亥隨祖父官淮陽遺叅奉公喪踰年而安孺人繼沒俱執喪哀戚如成人年

十五歸于余明年已巳家君以校理被謫于海島孺人入李氏門未幾執匕鑰斡家事上奉祭祀下撫僕御皆井井有條理癸酉孺人有身八月而病娩而子死因悲悼傷歎病以轉劇至其年十月八日竟不起得年二十嗚呼痛哉用死之十一月葬于楊根古同山先壠下巳坐之原孺人少而敏悟長而端潔克以禮自持不妄言笑每內外親黨有宴會他婦人歡笑爲樂而孺人獨默然終日性又剛正見余有過必以義規警余或加以恚怒不少撓但曰吾而不言誰當言君又奚取於吾哉余見世之婦人咸以𠴨嚘取悅

爲事見君子所爲有不合於理者一再言而不改則不從而順成其非者幾希此則孺人之所深恥也孺人平日頗知愛文字雖古大作讀不數遍能暗誦不忘余讀書至疑難處或以問孺人孺人爲辨析皆當於理至左氏雍姬事孺人曰聞而不言父死言夫死無寧已死而父與夫生也余曰何居孺人曰遣二人一告于父以其父之謀一告于夫以其已告于父遂自殺也其能辨人難辨而理達識敏多類此至其病中猶聞余碁聲歎曰吾雖不識文聞君讀書聲輒心喜今奚此之爲耶嗚呼吾豈復聞是言哉孺人之兄

崔而順之言曰妹本稟操雅潔一毫取與無苟於心
此則受誨於先妣者然也作於心然後發於口絶無
作爲之態者類乎先君子好靜而惡鬧不事呶呶爭
卞者酷似我此吾妹平生爲人而惟其沉靜不顯故
雖族屬鄰竝之間鮮有知其德者孺人之族之知孺
人者謂其言之然也始希奉公之喪安孺人毁而欲
自裁時孺人年甫十歲審其意未嘗離側一日安孺
人若有持物置枕底者孺人探得小刃潛匿之至夜
深安孺人果反枕而失所藏孺人益憂畏屢夜不就
寢安孺人病且革乃撫孺人而泣曰若年幼吾不見

若之長成也雖然吾舅姑愛若甚吾亾遺念於若矣
安孺人旣卒孺人哭踊孺慕不自勝長者憐其弱而
能毁也時勸以味之滋者孺人號泣不肯食長者亦
不忍強焉盖其篤孝天性然也然病亦祟此云方其
病之甚也潛語傍人曰吾天地間窮人也早失父母
至痛在心將移吾孝於舅姑而五年海外承顔無期
今又不能置一子以死死將泯然於世間矣又孰有
憐悲余者因涕泣沾襟目爲之腫將絶開眼視余合
已復開遂瞑不復開嗚呼吾何咎而天之忍而爲是
也嗚呼哀夫銘曰

彌智麓古同足李氏德壽敢告來後是惟亾室崔孺人之藏庶幾其壙之勿傷也

成均進士金公墓誌銘

進士金公歿且二十年幽堂之誌闕焉於是公之諸孤托公門人金起淵等俾爲狀而謁銘於余余少遊西京習聞公事行又甞識公之子義不可終辭謹受而序次曰公諱紀萬字永年自號愚翁系出清州九世祖益清仕麗末爲判軍器寺事其孫懐信光廟朝登第至平安評事其後連四世不振至公考時鉉始復擢本道別科由禮曹佐郎出監殷栗縣以終公少

慈良於物無所傷長更軒爽喜施與樂周人之急尤
篤於孝行嘗在外得母夫人訃以親在遠遊自悔責
遇忌必前五日齊沐終夕淚交頤家人以新免於喪
適然耳其後每見如此至老猶不衰丙子虜難公年
十七擧家竄匿海島時大父母并遘癘而沒公乘夜
穿賊陣入城親負致棺具舟爲風所掣去岸已遠公
亂流幾殆遇纜罹其足得無事人謂孝感所致卒能
運兩喪瘞先壠不以亂故而殺其禮又匍匐行閭落
間求食歸以供兩親危困萬狀而不懈益勤人益以
爲難甲午登司馬試因廢擧業不赴惟自肆於山水

詩酒以自娛其詩天得爲多奇雋無凡俗氣每片語
脫口人爭傳誦於人親其善而矜其不足因其才分
善爲開導文武科甲多出其門其論事成敗人物臧
否後皆鑿鑿有中善於詼諧捷出巧應其端無窮人
不能折也庚午七月感疾漸劇諸子操藥以着則曰
若輩幸無自勞吾年止於是矣召門人黃載華曰汝
習於喪節自歛至葬汝宜尸惟儉勿奢乃吾之志春
秋七十一配交河盧氏副護軍夢良之女先公沒有
三男一女男振溟振瀛振泓女適李汝柱側室三男
振灘振淵振汝振溟之出爲昌運闓運秋運振瀛之

出爲丁運啓運泰運商運德運振泓之出爲亨運長
運景運齊運長運庚午司馬振灘振汝各有一子曰
致運一運餘幼內外曾玄多不能盡載每春秋良時
公肩小輿遊覽遠近其導御前後非公子則公孫西
京人氾之陳大丘至今艷稱公雖才不售於世亦可
謂得福之全者矣銘曰
位在於人壽則繫天惟與人畸斯有天年矧公有子
有子有孫有携有嬰傴伏呴喧公孝其親天以是錫
彼朱紫者終歲危辱請論其福吾無爾羨銘以詒後
善者其勸

淑人洪氏墓誌銘

朴君質夫余與之遊久矣余於質夫事有可爲豈以辭讓爲哉今質夫乃以其先淑人幽堂之誌見屬余竊念金石之銘宜得世之能文有名位者託之所以重其事也余顧非其人用是辭辭再三矣質夫曰以子之親我也不求之他人而惟子之求子而若此吾無望矣余旣不得已許焉則輒從質夫徵淑人言行之一二質夫曰吾母以丁酉生生十八年而歸于我大人凡十九年而以壬申十一月十六日棄諸孤吾時尚少於平日所爲不能詳察而謹記斯吾不孝之

罪也雖然嘗聞吾母在家而爲女頴悟端秀甫七八
歲已能持身有法王考議政公大奇愛喜稱說及議
政公捐館哭泣悲哀以至成疾其旣嫁而爲婦承意
婉順甚得舅姑之歡心前後居喪手治饋奠祭則涕
淚漬席觀者感歎其檢身而理家善惡必審取舍言
色未嘗急卒賓客飮食之供務精以旨衣服器皿之
屬必潔以完以至垣墻室廬之事治之靡不井井有
法我大人能不以家事爲累繄吾母是賴此吾母事
行之大畧而吾所耳目焉者也子是之書足矣言已
泣又曰吾母之賢吾自言之人之信之宜不若他人

之言也嘗聞吾季姑爲沈氏婦者每向人嘖嘖曰吾
閱世之婦人多矣慈良敦睦未見有如吾兄者從祖
原城公嘗語家人曰吾宗家設祭之日內外寂然若
無所事及見饗具無不豐潔吾宗可謂有賢婦矣凡
此皆吾家內外之公言而非有私者也言已又泣又
曰吾母南陽之洪當宣廟朝策光國勲判戶部事諱
聖民是爲五世祖在仁祖朝以平安道觀察使殉節
于金化之戰者爲曾祖諱命耈在孝廟朝爲右議政
者爲祖諱重普金氏籍慶州官副提學者爲外祖諱
慶餘女吾母者曰江原道觀察使諱得禹婦吾母者

曰郡守諱鑌是爲判書乂堂公諱長遠之長胤吾大
人今官于沃川吾弟二人曰龍秀芝秀吾妹二人朱
好孫俞啓基其婿也吾母初葬驪州甲申移葬于洪
州法公山下坐戌之原顧子備載無遺言已又泣余
惟淑人在家而孝父母旣嫁則順于舅姑奉先而殫
其誠治家而盡其法以至飭躬接物無一不可書者
可謂賢矣獨其年不稱德不及與享沃川公之榮而
且見質夫兄弟之能有立斯其可悲也余感質夫之
孝遂序次其言而系之銘焉沃川公名聖漢質夫名
光秀登辛卯上庠銘曰

女孝婦順終始一德蘋藻孔嘉珩珮甚飭修于一身
媚茲九族婉婉令儀如玉無餞宜壽宜祉乃穠乃絶
蓄而不享于後必發質夫丐文我銘茲石以慰孝思
亦垂閫則

亡弟大仲墓誌銘

今上之乙未三月二日成均進士李君大仲得疾死
於城南之養生坊年二十七嗚呼吾之弟也哭而叙
之曰君名德海全義人高麗太師棹之後也先府君
諱某京畿觀察使兼兩都留守王考諱某黃海道觀
察使贈吏曹叅判曾祖諱某同知中樞府事贈吏書

判書兩館大提學母貞夫人沈氏考諱某贈承政院左承旨君以己巳十一月己酉生于南海君山先府君諭所少而姸好漆髮雪肥壯則脩眉長身風標秀邁挺然如出壑之松離羣之鶴天性孝友慈良淡於物欲家庭之間未嘗有面赤之怒聲厲之言而至其處身持論則疎通而慷慨正直而不苟非若世之所謂仁善者多病於柔弱而已也又能疎財赴義坦懷處物敏悟而不衒於小慧練達而不流於汚俗是皆生質之美而不煩於矯揉勉強吾求人於世而卒未見君之比也君十一而孤以余爲師其讀書不甚多

天才不甚高而爲詩文典實圓熟善發題意癸巳司馬發解一等而覆試又擢壯元君旣氣質粹美而有文詞其年雖少能爲士友所傾慕自宗黨交遊無不喜稱君之美而世之人無論知與不知皆期以朝夕顯敭君亦頗以功名自喜慨然有澄清一世之意嗚呼其兄罪大惡極不早滅死於己卯之禍故天又降罰不于其身而于其所愛君竟以強壯之年夭死志業不及究於世事行無所見於後哀哉將死之朝余猶不之覺君忽悉屛婦人呼侍者抱持我我其逝矣顧見大夫人在旁語婢子速持吾母去遂整衿而卧

余亟操藥而入不肯服曰服此何爲兄勿爲無益之
勸俄聞痰升聲君已瞋矣余亟呼曰有所欲言乎君
再開眼注視而淚痕泫然而已余復亟呼曰神思何
如君惟曰氣已盡矣心中則了了明矣其聲呈可辨
而已遂絶絶二日乃襲肥膚鮮潔無損面奕奕如生
也以其年四月丁卯葬于王考觀察公墓左丑坐之
原始定齋朴公泰輔諫死於已巳而無子有一女以
歸君君竟無子而有一女將待兄弟之有子者而爲
之子善人不必得善報豈獨君也哉悲夫悲夫銘曰
我死君埋埋之宜君死我埋埋我誰血染我筆銘此

詞苾苾来世觀者悲

司導僉正趙公墓誌銘

自世教之衰也孝敬餞如綑之不補利慾勝如川之無防於是評語德色或施其親刻民肥已寢以成俗悲夫俗其不可醫乎教其不可施乎惟故僉正趙公則盖甞誦而不疑以爲若公之爲寔有良史書之以風厲今與後今公位不稱其德年又堇踰中身而没爲善之報其安在乎悲夫公諱泰壽字士維至性根於弱年其出外或遇佳味輒持歸獻親母李夫人嬰疾積歲沉痼公殫誠扶護終始無惰容見者以爲難

父議政公春秋高善病公憂念甚事之稍涉害疾者
必奔走諫止雖聲色拒之反復啓喻得而後已凡衣
厚薄食損益亦必斟酌以進每食下親檢所進多少
夕較朝今日比昨日同喜減憂加則又慮其虛一家
相傳某之事親好惡皆憂云至其疾痼而年衰而非
委頓常在親側周旋給使甚捷常曰吾性鈍又善忘
然若係爲親輒心開體輕其有故異居必日三四遣
人問寢啖起居至屬纊前半日猶然移事母之誠以
事舅及從母舅素號性嚴於公獨無所慽此公之孝
敬著見於家庭者也年四十四始筮仕初除内侍教

官例陞掌樂主簿遷禁府都事儀賓都事水運判官
站人服其清稱爲百餘年來所未見以嬿適拜宗廟
令移司導主簿社稷令出爲交河縣監廉以約已明
以莅政値荒歲免民應納錢二萬以他經紀移充捐
常廩濟民之窮以親病棄歸交民懷思碑之叙拜敦
寧判官陞司導僉正俄移安城郡守未赴適凡公所
居官皆以廉白見稱尤嚴辭受苟非義雖親故面遺
一皆却之於請託尤不拘顔情亦未嘗自引義理以
取潔名故射利好勢之徒無所爲而日跌議政公出
入要津車騎滿門公所居乃有闃然無履跡之時公

之喪採文以哭者有曰朱門之內別有寒屋此公廉約之著見於莅官與居家者也教子弟不昵而慈不怒而嚴閑居告以古人事跡使浸潤慣習讀書必令端坐徐究程課既足雖敖蕩非至踰閑不禁大率於太恔處嗇之於太慢處警之家人有過未嘗苛摘必柔辭戒飭奴僕有依勢而橫者輒痛繩不貸故議政公貴極人臣而奴僕乃以不免人凌藉爲患早嬰奇疾屛絶嗜慾常淨掃一室瞑目靜坐室中所有衣衾筆硯之具莫不有位置所著文詞閑淡有法度閒嘗蒐捷發解而病益痼數益奇竟不成一第性喜書病

不能讀則循環熟看於經傳尤肵筆傳家法遒正姸
媚議政公嘗曰某才勝我此又見公細行之靡不謹
而小藝之必致精也公生於戊戌十月九日終於乙
未六月二十四日得年五十八遺令治喪以儉九月
從葬于忠州省洞先兆之側乾坐原議政公名相愚
考曰禮曹判書贈領議政謚忠貞公諱珩祖曰分承
政院承旨贈左賛成諱希輔李夫人之考曰尚州牧
使諱長英祖曰戶曹判書諱景稷此爲內外三世也
公娶青松沈氏全羅道觀察使權之女生二男長駿
命進士次龜命生員皆有文行嘗謂公天姿甚粹存

心克己之工深而變化氣質者爲多盖其心以爲凡行己處事寧約無夸寧拙無巧寧細無踈寧拘無苟然而考諸其行而有違於中道者幾希特夸夫議之以爲約巧家詆之以爲拙必過於踈者而後謂之細失於苟者而後謂之拘耳高而不近於名卑而不溺於俗推孝友之行而在官可法執介潔之操而應物不滯歷觀古今賢人固有從事學問黍累銖積至於道者矣若夫硬做工夫自然合道如公者則世或鮮焉子夏所稱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者惟公庶幾當之歟公之婦余之外姊也余故知公爲審銘曰

其事親也執玉而奉盈其莅官也蘗苦而冰淸論公之行嗟誰與并生非不揊而膏肓之纒文非不工而時命之邅語公之窮噫將告天銘以識其藏陵谷或變遷

通德郎沈公墓誌銘

公諱漢章字緯卿靑松之沈皆祖靑城伯德符家世烜爀甲於東方至諱諿官禮曹判書生諱東龜弘文館應教贈大司憲生諱攸弘文館副提學是爲公之大父父也妣貞夫人完山李氏掌隷院司議命説女伯父處士諱敞配曰平山申氏通德郎暹之女大憲

公慇處士公無嗣早世命公爲後申孺人取公孩抱身自鞠養公亦自幼至壯承順無違人不覺其非孺人出也稍長德器日就步趨惟諾咸中矩度大憲公鍾愛異諸孫期以遠大既冠治舉業屢捷司馬解式兩中式居魁軏屈於會闈亦嘗屢登大科合考終未入格駸駸晩暮特以李夫人高年在堂雖黽勉應舉而盖公已自辦其畸於命矣擬蔭仕前後至八九而竟亦靳除晩而治第於西湖親戚吊慶外惟閉門却掃不妄交遊左右圖史簾几翛然處躬約四十年徃往䟽糲不給而安分順命未嘗有憂嗟之色庚子公

年十一持大憲公承重服遵禮如成人庚申丁祖妣金夫人憂至壬戌服未闋而申孺人又下世積毀成疾幾至滅性戊辰副學公捐館庚辰李夫人又違世連服重喪舊疾轉至沉痼至甲午十月六日告終于正寢距其生庚寅得年六十五以其年十二月權窆於黔陽屹里項先兆坐艮之原公天性重厚寬仁其事親一於孝敬周旋奉養無少違迕暇則與昆弟講劘文史友愛甚篤教子女未嘗嚴訶峻責諄諄提誨使自知勉御僕隷務存平恕雖有罪過不大聲色待人接物樂易和信簡慢傲誕未嘗形於色辭以故親

戚鄉黨俱得其歡心副學公以宗孫家貧乏俾昆弟輪行先祀公謂此非心所安專自擔辨自值忌辰前期拮据雖至斥賣器玩不替品式將事之晨必先子弟起盥濯正衣冠排布床卓至老不少懈早嬰喪病不能肆力於文辭而濡染家庭門路得正唐宋諸大家無不手寫成秩凡有無聊不平一發於詩格調淸婉聲律諧叶雖詞翰專門者未或過之如騈儷功令之文亦皆典雅圓粤自中程式公旣未嘗以此自多而世亦無知之者平日所著多散失不收詩文若干篇錄爲一秩藏于家嗚呼公旣無名位事行表見於

世則其見於家庭之間者不過如此而已葢觀古人所論每以不肖得志賢者沉伏爲世道恨而我朝科舉之法至近世而大壞剽章竊句者隨人摸擬輒能取高第前後相望旣用此立顯路掌較藝其所取又其類也類取類逐歲而增通才實學每患見黜而朝多倖位其非以是歟若公之終身困厄公固屬之於命而亦不可不謂之人則世必有同余慨者矣公娶龍仁李氏司贍院僉正舜岳女有一男鳳儀進士四女進士金聖沇教官南漢紀幼學李濯李繼華其壻也鳳儀娶㕘判李徵明女生一男一女銘曰

旣畸其命胡畀才全問誰尸此而使之然噫其天耶
吾必曰人尚後流慶以償不身

堂姪元培墓誌銘

季父牧使公之長孫曰元培生十有九年而死己亥
五月之二十三日也將以七月二十六日葬于楊根
先塋　坐之原其父達卿呼號寃酷旣無所及則托
余爲文以識其藏悲夫吾弟大仲蓋年二十七而死
於乙未之春元培以是年冠旣冠而其姿性之慈良
文藝之早就皆甚肖大仲卒之無子而早夭又一如
大仲而其年則尚不及大仲者八歲豈不益可悲哉

元培始免乳達卿課學甚嚴元培能承意無違其爲人鈍於口讀書比他人甚遲至其綴辭作字則運筆如飛凡經於目者久而能不忘此見其內之敏也天性孝友其父在外久不還必思戀涕泣其同氣雖襁褓者死哭之甚哀屢日不食自幼至壯家庭之間未嘗有叱咤忿詈之聲此又其行之美者也元培病腫踰年乃死方其病之革也每念當捨父母先死爲之嗚咽衣襟盡濕其父母亦竭力求爲可生而竟不能得斯豈非命也哉夫以大仲與元培之賢苟有一人焉父兄宗黨之所期望者不在於門戶之顯揚必在

於志業之成就乃今有兩人焉則父兄宗黨之慶祝
以爲私門之幸者何如哉顧乃後先夭没若有造物
之爲戲者此豈獨其命之薄而然哉殆天之所以衰
吾宗也歟悲夫元培母淸州韓氏郡守起愈女妻慶
州金氏正郞鼎運女女生纔三歲達卿名德孚爲之
銘曰
祖哭孫父號兒理之逆門之衰嗚呼汝死尚安有所
知徒令生者而悲無涯
黃海道觀察使鄭公墓誌銘
公諱是先字百初東萊之鄭皆祖高麗左僕射穆入

我朝有諱蘭宗策勲封東萊君位冡宰謚益恵生諱
光弼領議政謚文翼生諱福謙江華府使贈領議政
生諱惟吉左議政生諱昌衍左議政生諱廣成刑曺
判書生諱萬和禮曺叅判是爲公大父父諱載海官
兵曹佐郎早没贈吏曺叅判娶安東金氏節度使逑
之女以孝宗元年庚寅生公十三而孤二十而丁叅
判公憂二十一而又遭金夫人喪二十四又居王母
憂前後備經荼毒而能自致其誠禮克襄大事宗黨
稱焉壬戌除敦寧府叅奉陞司饔院奉事明聖大妃
之喪以董役勞陞義盈庫主簿移掌隷院司評用薦

除黄州判官莅任未踰年治聲大著病免歸丁卯除
司僕寺主簿以嫌遆差訓局郎移敦寧府判官戊辰
除金堤郡守以治最賜表裏一襲壬申又用薦超拜
善山府使居一年因事辭遆甲戌拜清州牧使遭歲
大殺盡心賙賑民賴以忘其飢御史方伯相繼褒聞
有曰政不要譽而民懷其惠刑不尚猛而吏畏其明
若乃善賑特其細事朝廷嘉之特陞通政階疾解歸
旋拜羅州牧使剔煩撮要事省政舉府中未嘗有喧
呼聲州民謂此邑之安靜若是古所未有判度支李
公世白吏曹叅判徐公宗泰交口薦公謂宜進擢而

領議政柳公尚運嘗從容告上曰我國雖不能行綜核之政以鄭某事觀之有實者必彰惟其謹於奉法故初雖無赫赫聲而久則治效自著今若畀以方面之任其必優於未試之人上亦以爲然及公告爪廟堂僉擧公拜水原府使公以丘墓所在且違銓格屢辭不赴大臣以爲言上并令勿拘公不得已膺命陛辭日特命引對勉諭以遣府爲幾輔重鎭而軍額甚踈公括良丁盡補其闕翌年力辭得遞入爲五衛將除忠州牧使不赴拜僉知中樞府事又兼五衛將除密陽府使舊例以貢賦羨餘移補官用公痛革前規

盡蠲民役人稱其廉癸未陞拜廣州府尹殫心殫精
修治官事居數年器械之精儲偫之饒皆倍公到官
日秩滿當遞守禦使擧公治績請仍任丙戌始解歸
丁亥又拜忠州牧使坐事罷叙拜掌隷院判决事又
拜廣州府尹力辭不就拜慶州府尹因事辭遞庚寅
拜黃海道觀察使公以爲由蔭路得節旄舊所罕見
累疏力辭旣不能得則黽勉赴任時方行詳定之制
而事旣新刱久未就緖公損益適宜至今行之無弊
者緊公是賴朝廷以海警爲憂公審察形便多所條
陳且於要害處別設鎭堡以便瞭望連疏乞辭上輒

優批不許公猶力辭不已大臣知公意白於筵席遂得遞付軍職俄拜分兵曹叅議壬辰拜刑曹叅議遽牌坐罷叙拜判决事癸巳拜安東大都護府使威制土豪惠綏疲氓邑以無事甲午辭遞拜五衛將乙未拜驪州牧使干託不行民輸賦稅皆如期無敢後以嫌遞拜工曹叅議丙申求出爲韓山郡守公之爲治不務新奇必就舊法之廢弛者深究其本意爲之修明又能謹守朝法所至率用是道金堤有六十一堤儲水灌田奸民冒耕其中官捧其稅公大加修築禁民冒耕者而革其稅是夏大旱一道告飢而惟金旱

不爲宊列邑還穀之制當春分給而必儲其半以備不虞守宰利秋後加徵剩穀輒傾庫與民而謾謂見存一遇凶歲無所措手公在淸州獨遵朝令謹其收藏及當賑政旣無料辦煩撓又不請移轉以元穀計口而哺事逸而功倍若此者可以爲世法矣然公積瘁成病莅韓未幾又値溫泉行幸悉力策應病以益劇不欲貽弊邑民促裝西歸到公州弓院邨舍竟不起前期飭家人具棺斂之需且戒無受民賻丁酉五月十一日也以是年七月葬于水原工二鄕先塋丑坐之原公資性聰明英達屢典州府雖簿書山積呼

訴盈庭而應之常有餘暇積歲滯獄文案繆轕者一經於目輒能得其情狀奸民以一事再試年月雖久亦能立辨恥為苛刻督察之政而發奸摘伏有若神明世或謂公有前知之術凡於為民易弊興利若子反之飮匽到之芟必殫竭心思苟有所得雖在中夜必明燭而識之待朝而行綜理微密毫髮不遺惟不取干譽姑息之政其所區畫設施必在幾先故雖值急遽未嘗窘質聲樂女色一無所近尤致謹於工作交易等事商賈工匠之屬未嘗使之至前斯皆公實跡之表見者也每痛早失怙恃享祀必盡其誠敬撫

愛一弟甚篤不忍須臾相離内外先墓之在遐鄉者以時省掃而修封塋域宅心正大而處事則周詳接人和柔而自守則甚嚴口無浮誕之辭身絶侈靡之習不喜交遊罕與人過從所居至庇風雨簾几翛然如寒士家或有勸之改營則曰此先人弊廬累世安此而不改吾何用增益舊制性喜恤困濟窮遠族之以急扺者知舊之貧不能家者輒竭力以贍此又公居家之實行也配貞夫人金氏贈大司憲行旌善郡守自南之女生三男二女男長錫祚進士高山縣監先公沒次錫年次錫範女適進士李廷燮洸馬李緑

側出子賢女爲府使柳德玉妾錫祚娶吏曹叅判金橒女生一男二女男愼儉女適李山培其一未行錫年娶進士李世泰女生二男一女男尚儉守儉女幼錫範娶禮曹判書徐文裕女生一男李廷夔生二男三女李〇生三女并幼昔歲庚子吾王考代叅判公按海西節而先君子始與公定交於延城先君子時年十三而公則加少二歲矣公有所乘驢甚駿先君子意欲之公輒解而與之無悋色王考與叅判公俱大驚異先君子每擧以語人曰百初無論其他只此兒時所爲便非今世人所辦盖德壽於公有三世之

誌而子山培又埍於公之子今公季胤具狀以公墓銘見屬義有不敢終辭者謹序次其概而系之銘銘

曰

在漢西京最重吏治其有表著輒擢御史莫侍丞相
階𨒪以致降而不然材不稱位有如我公爵止按使
無怪俗化視古有愧公治伊何遵法罔墜提綱挈領
興壞修利不大色聲逆覩事至譬彼霡霂不驟不駛
膏潤所及萌甲同被黃童白叟熙然而喜汝觀四境
魚駭獸悖安我饘粥全我婦子向非我公我其有此
有豪于土有吽于里我公之來噤焉惴惴有蘊則多

既云父晉相則下女字衍

其施一二胡不公卿殞于旅次良史有筆有善必紀尚載公名列于循吏我名甚直後人其視

亾女沈氏婦壙誌

亾女某姓李氏祖諱某京畿巡察使兼兩都留守曾祖諱某黄海道觀察使贈吏曹叅判母姜氏父晉相女生于肅宗丙戌十五而嫁爲青松沈鎔妻踰二年而死吁其短矣女生而婉順在父母側無毫髮忤意事既嫁而舅姑稱爲佳婦天性淡於物欲見人華衣服耀佩飾未嘗有歧慕意所得雖尺寸微必分於兄弟以是父母兄弟皆愛之撫婢使甚有恩意婢使尤

屬心其爲人如此在法又無夭死相而竟夭死其命
也歟始女在舅家患痢夜起如厠悸而返因得病言
笑頗失常度醫治不效嘔血而死斯其命也歟女斂
於手凡女紅之事常兼數人其母每歡笑以爲才父
嗜食西瓜仁女必力爲求聚自就厨下洗濯曝乾俟
父至跪而進之病旣久不良於行見其母患頭風必
匍匐出外廳呼其兄俾救視因自涕泣不已以是母
益憐之女死以壬寅正月十五日葬于楊根沈氏先
山阿吾谷酉坐之原鎔之父曰參奉命哲祖曰學生
璟曾祖曰吏曹參議壽亮女死時母病劇家人諱不

言獨其父與其舅營殯以訖于葬重可傷已其父悼其慧而無年燒甓埋文千載之後陵谷易位得此記者尚可哀愍而掩藏也父某記

貞夫人黃氏墓誌銘

黃爲尚州大姓夫人府使贈兵曹叅判埏之子贈左承旨挺英之孫文科大司憲佑漢之曾孫刑曹判書李公奎齡之繼妃副提學明彥之母其卒在肅宗甲午四月九日壽六十七其六月權窆于唐津孟串壬坐之原後九年壬寅移祔于驪州判書公墓左同岡而異穴於是副學公具狀屬銘於德壽德壽於副學

姪也不敢辭顧嘗聞夫人撫恤貧族恒如不及又爲經理其婚嫁於時判書公名位已顯矣猶窘於朝夕夫人矻矻手紡績以繼之然終不以困故一毫苟取判書公適嶺臬有幕裨以百金獻此自魚稅出非官庫物夫人却之曰豈可私受以累夫子清德又嘗造屋轎蓋事者稍侈其制輒令毁而改之平居着短布裳不近珠玉錦繡夫人之厲廉敦儉如此判書公先娶有子明恒及女二人夫人撫愛均於已出副學公少孤夫人提誨甚勤居第嘗因雨墻壞及改築副學將易之以土而取其石夫人責之曰此雖微物當與

此屋居者共之愼毋專也隣人欲得垣內隙地副學許之夫人又曰此祖先舊基當傳宗家若何得擅與人夫人以義訓子如此見穉少向日月便必禁止之飯而遺顆粒席間輒令拾取曰毋暴棄天物夫人之敬天重食如此嗚呼夫人之行在法當銘又烏敢辭夫人在家而端莊擧止自然中禮柔判公性方嚴教子女皆有法度夫人能率循無違故推而事舅姑奉祭祀俱殫其孝敬又推而待夫黨御婢使咸得其歡心俾舅姑稱賢而家庭之內卒無毫髮評言夫人之賢其有所本者又如此嗚呼是可銘也已夫人有子

趙台彬下疑有脫字

女各一人子則副學有二男三女男夏宅夏定夏宅出後明恆女適崔運與元景濂趙台彬女適縣監朴弼健有二子師休師儉副學方以才識需用而夏宅又厲志篤學夫人爲善之報蓋未艾也銘曰

嗟惟夫人輔相君子而飭身則清而儉訓誨令子而取與必審乎義惟判書公之所以能成內治與夫副學公之所以克紹先美世之人皆喜稱道而又孰知其爲夫人之力蓋判書公之賢固已昭載於史乘副學公之材亦將漸播於人之耳目至於夫人之德不有以稱揚其何能流傳於久遠吾銘甚質尚後其勸

貞夫人南陽洪氏墓誌銘

上卽位三年壬寅七月十一日戶曹判書李公台佐配貞夫人南陽洪氏沒壽六十四以是年九月葬于豐德府禾洞坐艮之原嗚呼夫人之職在於酒食衣服之間其梱儀閨範必待狀而知之宜也然乃其尤可信者顧不在於家人昆弟之言歟嘗聞龜川公治家有法度待子弟甚嚴而每夫人上堂問起居必加以禮貌視遇踰於諸婦至判書公之言則曰修我墻屋整我書籍尸我內政俾我不以家事累心者繄我夫人是賴判書洪公之言則曰夫人天資旣高見識

亦明多識於前言往行其論事成敗人物臧否靡不鑿鑿中理進士君則曰不肖喜與人辯論必戒之曰處亂世昧言遜之戒吾懼汝之及也論人而以黨色爲等差則曰心知非而口稱善得無害於心術乎慢率自高則曰無挾而傲人人其人汝乎惡惡貪則曰荒于業而口腹是循是禽犢之歸也又擧内外祖先篤行以爲戒戒非一端此擧其大者耳又嘗曰某人雖從爾翁遊其言甘而諛見利必忘義後果有反覆之名李君衡佐則曰夫人非閨房之秀乃君子之正直者朴君文秀則曰夫人子吾吾母夫人吾不知夫

人之非吾母也龜川公官僉判諱世弼夫人舅也洪
公名致中夫人弟也進士君名宗城夫人子也李君
判書公弟也朴公判書公甥也是其言豈不信而有
徵乎夫人幼有美質言笑不妄從曾祖沂川公每惜
其不爲男子及長聰慧絶倫凡女紅之事過眼輒鮮
嘗從傍聽諸兄弟讀書又輒能通其大意一經聞覩
者皆了然暗記雖源委曲折長且多次第陳說亹亹
可聽一家婦孺每就問以當典故云十六而歸李氏
事舅姑旣孝旣敬處妯娌親愛無間龜川公深於禮
學嘗叅酌古今定爲祭儀及龜川公之喪夫人能遵

而行之必誠必潔家素貧乏而判書公自少冠服未
嘗垢獘飮食未嘗淡苦宗族之窮無依者悉力贍恤
不計家之有無性不喜巫覡凡無稽不經之事一切
裁之以正理無所撓惑其識透理明多類此此又狀
之所載者嗚呼夫人其可謂賢也已洪氏太師忱之
後曰命耇平安道觀察使丁丑之難殉節栢田曰重
普右議政曰得禹江原道觀察使贈吏曹判書是爲
夫人曾大父大父父三世毋貞夫人慶州金氏副提
學慶餘之女夫人有二男二女男長卽宗城次宗垣
亦進士出爲季父後女適尹熙啓申濩進士君㬢然

衰服具幣踵門涕泣言曰願得子一言以識吾母藏
余於進士君有累世通家之誼夫人又余再從姑母
也其忍辭諸銘曰
窈彼西原山蟠谷邃云誰攸藏曰維女士維彼女士
維德之備爲婦甚辦訓子則義李氏大族在今無比
殊聲同咨衆歸厥美胡不百年綏厥福履丞丞令子
悲慕涕泗乃詩埋幽俾詔千祀誰爲來者尚勿斯毀
領敦寧府事慶恩府院君金公墓誌銘
國舅慶恩府院君金公以辛丑七月二十四日告終
于壽進坊賜第之正寢春秋六十一有司按謚法慈

惠愛親曰孝一德不懈曰簡於是贈謚孝簡而大臣
又援近例陳請贈官議政府領議政訃始聞上震悼
特命擧哀撤朝三日初喪凡事皆令官庀又賜尙方
題湊䞋以御衣今上殿下在私邸卽臨弔視殯歛以
其年九月十四日葬于高陽郡西大慈山先壠乾坐
之原上又遣官弔祭命列邑供奠需命內司樹碑搆
墳菴三殿又各遣中使護葬終始哀榮之典至矣國
制毋后之家不得預外政然夸者往往不免希涉反
是則又溺志聲色狗馬鮮能自脫於有識之譏評惟
公方其在世人皆惜其不克試用其沒也相與咨嗟

歎息以爲若公之賢歷數近世國舅皆無能及者蓋不惟搢紳大夫雖里兒巷婦其言皆然此其所存於已者苟未達乎人氣文豈能致是哉公諱桂臣字虞卿號壽谷系出慶州新羅敬順王之後七百年間圭組名德史不絕書至齊肅公稛佐我太祖爲開國功臣封雞林君齊肅之孫從舜判漢城府尹謚恭胡恭胡之孫千齡以文行著官直提學生萬均官大司憲贈領議政月城府院君出爲堂叔持平贈左贊成引齡後寔公五世祖高祖命元左議政以勳封慶林府院君謚忠翼曾祖守廉僉知中樞府事贈領議政祖

南重禮曺判書慶川君諡貞孝考一振成均生員有
潛德早世配豊壤趙氏成均進士贈左承旨来陽女
左議政文孝公翼之孫領議政延陽府院君李公時
白之外孫以公貴并有封贈公五歲而孤趙夫人教
督甚勤公能遵而無違稍長益自力爲學在交河野
塘讀書至夜分不撤趙夫人虞其疾止之公故低其
聲不使外聞甲子趙夫人疾不起伯氏進士公又繼
没公竭誠經紀俾無遺憾賻賵之物不爲他用曰君
子不家於喪饋奠之具不以干求於人曰享先不空
苟也公素清羸至是而益柴毀叔父楓崖公欲勸以

董柱之滋微示其意公涕下泫然有不忍聞之色楓
崖公竟不能畢其說丙子中司馬一等論者猶以不
居魁皆主司崔相公錫鼎適掌銓卽補掌苑署別檢
以示其悔陞歸厚署別提轉司憲府監察戶曺佐郞
出爲順安縣令政不尚皎厲而吏戢民安壬午九月
我惠順慈敬王大妃殿下膺德還正位坤極公卽拜
敦寧府都正進秩爲領敦寧府事封慶恩府院君又
兼都摠府都摠管尚衣院提調冬上引見公于便殿
公語中官初見君父不可無承旨史官中官以非故
事不敢啓相持久之上促召然後始入對及啓覆公

又從諸公入侍諸公出而相語府院君進退雍容一何習熟也癸未特旨拜扈衛大將時上久不預朝臣以文書繁委爲憂公於野史中錄柳眉巖希春所論令承旨看詳公事抄記其要俾上易省覽等語又附以己見具劄以進丙戌以上卽位之三十年稱慶進宴庚寅甲午皆以上疾平復進宴己亥又以上壽六十用太祖故事入耆社稱慶進宴公輒爲都監提擧受鞍馬之錫慈聖患痘疫及紅疹公又連直宿禁中既平復特賜廐馬臧獲又命子壻一人除職庚子六月肅宗昇遐公與諸大臣入視襲歛以慈殿有未寧

之候因直宿二十餘日上慼其病悴命歸家調治既
又聞其父食素特遣中官勸肉至翌年秋公遂寢疾
上遣御醫視病病革猶不廢盥櫛精神不少爽醫来
必正冠服端坐以待餙以後事皆纖悉有條理公於
平日嘗遺戒諸子板材必用君錫勿得效俗換貿良
品外方致賻之稍厚者及提舉諸司之奠前官俸并
令勿受又嘗封置襦衣一襲及一錦囊每泣語此吾
母手線異日空置吾棺中又恐諸子惑於堪輿之術
違先壠而卜他則為文以戒曰吾死之日雖起塚牛
眠之地山非大慈則化者之悲無異蠅蚋之姑嘬雖

掩土螻蟻之穴原曰大慈則斯丘之樂誠以父母之
孔邇也又曰吾旣早孤且於親喪貧不能盡誠我死
章服外切勿用紋綺茍有恩賜只斷數尺納于棺中
至是諸孤并遵治命不敢違云公天姿恬雅淸肅動
止有度體若不勝其衣而操守貞確溫然可親穆
然而不可狎望之知其爲正人君子也性至孝事大
夫人愛敬篤至大夫人雖竆居鮮歡以公故輒時開
口而笑每慟早孤語及先故淚涔涔承睫讀書至孝
子養親與夫孤露悲慕之事嗚咽不忍竟凡追遠享
祀之節靡不用其誠鬻賣藏獲營治誌碣不以力之

不建而有少倦也築室先壠扁曰永思月一往省率以爲常少時貧無馬輒步往旣貴非呈告不可率意往來嘗於登對時陳情曰臣平生有不識父顔之痛丘墓近在高陽而不敢每乞暇顧以無公故之時便服往省以少伸私情上哀而許之事叔父楓崖公如事嚴父楓崖公旣沒事叔母權淑人如事楓崖公生則奉養于家盡其誠禮沒則經紀其後事朝夕居喪側不廢哭泣伯姊早寡季妹早夭或迎養于第或撫恤其家皆曲有恩意伯氏進士公有才學早沒公撫育其二孤顧復甚勤二孤甫弱冠相繼夭沒公終身

痛惜使其婦同居一室視遇如親子女事堂兄清風
公不以尊貴自居入其門必舍車徒於外淸風公至
則下堂而迎隅坐終日無惰容送之輒至中門常以
惠人濟物爲心賙窮恤匱恒若不及每讀范文正令
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及獨享富貴不恤宗族
異日何以見祖先於地下等語未嘗不掩卷歔欷也
所得祿俸及外方饋遺別置外庫雖微物必分諸宗
黨故舊其褁封題識必謹曰不如是非待人以誠也
恒居必整攝衣冠終日儼然未嘗跛倚左右圖書皆
位置齊整口不出鄙俚之言體不設傲惰之容甚喜

陶佩運甓之事又愛表記莊敬日强安肆日偷之語常書諸座右衣無華美案無兼味行於道路不呵辟人常曰古人云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其言怳若䚕出吾今日先景出入禁闥二十年屛氣怵惕視瞻不回嘗入　慈聖有幼少宮人立殿廡不避同列問爾何不避曰我雖在此府院君未嘗擧眼而視宮中傳爲美談肅廟違豫多年公昕夕奔走以承起居上慮其病屢命調息而公終不敢退休於家常處閤下閒雜而起待漏而入十年如一日雖勞悴困頓有所不計公行身之大者如此於官事無大小必盡其心吏胥

有罪輒囚係數日俟怒解然後始決笞而必察其強弱飢飽以輕重其罰曰昔宋仁宗未嘗罟人以死夫以人君之尊猶且不以死罟人爲官吏而刑人至死可乎在順安吏有飲罪人賂酒而故縱者公按法施刑一日其妻急詣公訴其夫瘧重將死公惻然砦獄吏之不告者而命醫持藥救之吏賴以無死每語人我於其時慮其或斃寢食不安者數日云掌樂院宴饗樂章多殘鼓顚錯公爲補葺釐正擇其近雅者用之嘗啓筵中曰扈衛軍官皆善射但苦弓箭不備尚方蓄儲比前頗優而漢史有顧賜尚方劒之語古者

兵器亦似在尚方今若措置弓箭有緩急分給軍官則可以得力矣上特允其請尚方之有弓箭自公而始而闕尚方皆狹陋傾頹公又改建而增其制御服所藏舊無別所乃剏立冕服閣位置皆井井有法公乃喟然曰吾事業其止此耶盖亦自惜之意也公既處地與外朝有異其言論無所表見而當庚寅冬入對便殿時適有邊警朝議多端公進曰所謂海寇未知在何地而既不知其所在則其非大寇如倭可知以壬丙事觀之壬辰之亂非一朝卒然而發也二百年間屢犯邊鄙習知我國淺深至壬辰始大舉入寇

丙子之難亦自丁卯生釁自古爭地爭城之寇未有
一朝突入者今海寇旣非立國之大敵而未嘗一投
足於我境則海外之人安能明知他國兵力與山川
險易一擧直擣如入無人之境乎今朝家不息命將
出征而先議去卽致令中外騷擾誠爲失體天下事
變無窮將來事雖不可預料以卽今事機言之二三
十年之間恐無他虞矣上善其言深加開納辛卯冬
藥院直宿久不罷公因登對請罷曰昔宋仁宗有疾
久不視朝一日少愈名呂夷簡等夷簡緩轡徐進仁
宗問來何遲對曰陛下方在違豫一朝急召臣臣若

奔馳以進人心必驚動耳仁宗以爲得輔臣體臣今請罷直宿意亦如此上然其言即命罷直宿即此二事亦可以見公識慮之精明也公嘗作不殺耕牛辯曰古者牲牛耕牛不同任君有故而殺者乃牲牛耕牛古未嘗殺也古人於凡禽獸猶且見生而不忍見死狗馬死且儲帷蓋埋其軆況於引重服田之物寧有旣食其力而忍又殺而食其肉之理乎以是知古人未嘗食耕牛也因終身不食牛肉又嘗戒子弟曰伊川先生有言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是誠格言

而不徒身與心不好自家福與祿亦自減損也又曰古人言凌意而往則須用已力爲學須自知其當爲而用力何待父兄先生之督責也又曰今雖有豪傑之士生知之資茍不資於讀書其於在家居官雖自謂觸處洞然於一事必有一處塞處又曰今人所見所行每每就下病根只在賤用其身若知是身非千金萬鍾所可易則其於做聖恩過半矣又曰新長之兒志慮未定不宜教以雜家書宜先授小學語孟使知所向又嘗曰人當於容貌辭氣上用工辭令容止苟不能自飭更管甚事又曰人要沉重安靜如水中

礬石方可有用浮露躁率最害身心此又公緖言之
可傳者也公性喜書自經傳以下百家之籍無不旁
通晚亦晨起讀書雖疾病未嘗廢以爲世間至樂無
復此比爲文以理爲主平鋪典雅不事雕琢不用陳
言先輩諸巨公莫不推服有文集若干卷夫人嘉林
趙氏永平縣令景昌之女翊衛司侍直錫馨之孫禮
曹叅判竹陰先生希逸之曾孫育二男三女男長後
衍高陽郡守娶縣令尹沇女有一男次九衍娶朴𤞪
耈女有一女女長適郡守李德鄰有繼子厚培次惠
順慈敬大王大妃殿下李適進士尹勉教有三子側

出二男一女男可行乃行女適具翼佐德壽少而識
公又嘗忝爲司馬同榜公忌年而屈與之友建公戚
聯椒掖其從遊不得復如平日然慕公之德未嘗一
日而忘也嘗與朋友私評公以三言曰介曰和曰密
人之介者必不能和而公則介而能和人之和者多
不能密而公則和而能密人亦多以余言爲得公之
實忽忽四十年間人事屢變今公墓草已五宿而余
髮且種種矣撫念今昔每用嗟悼高陽兄弟以公幽
堂之銘見屬義不可辭遂按狀序次而系以銘曰
操守也貞辭受以義強名爲介詐廷盡義溫粹之姿

璞蘊山輝強名爲和其或庶幾木屑竹頭布濕裝船
士行精密公則有焉茍處巖廊厥績有煒惜閑其庸
俾畏首尾溫室有樹絕口不言春冰匪薄銀爻匪尊
公則然矣國有所恃德固多有而不壽畀公孝于親
在朝惟忠惟忠惟孝惟公始終重宸興悼長秋纏悲
壤惟高陽原曰大慈斯丘之樂克遵公志南望珠丘
松栢騰翠君親孔通神道攸求來者有考銘以揭幽

尹淑人墓誌銘

余友前泰仁縣監朴君子龍以其先妣尹淑人錦山
之阡又無幽誌具狀而屬余銘嗚呼猶吾母也序而

銘之敢不敬乎謹按淑人系出坡平父右議政忠正
公趾兄大父吏曹判書絳曾大父工曹參議民獻母
密陽朴氏贈司憲府持平天球女淑人生而夙慧凡
言動舉止一惟天然不事矯飾姊妹咸愛慕至或私
相模倣十六歲歸于芝浦朴公諱鐔寔贈領議政行
吏曹判書文孝公諱長遠第三子淑人在室而以忠
正公爲父旣嫁而爲之舅者又文孝公文孝公特加
愛重語諸女吾婦非凡人若曹皆所不及也忠正公
則曰惜此兒不爲男子大吾門有事必與議雖國家
大計或問及焉其不合於忠正公之意者鮮矣父子

聞輒相與爲知已夫父與舅稱其子若婦未足爲公
言者此恒人之謂耳詎以二公之名德識鑑而蔽於
私哉卽此而淑人之賢可知已至若子龍所以狀先
懿則又不過曰寬弘正定而已噫其盡之矣盖淑人
中心豁然無滯礙平生人不見其有暴怒雖婢僕之
賤未嘗加以惡言樂道人之善凡於衣服飮食亦皆
擧其美者而稱之訾毁之言不發於口一家諸孫至
嘲以某大毋雖見惡物必稱其善是皆寬弘之著乎
外者也性又通達事理常喜令子姪讀書而聽之其
論斷古人得失無不中窾承事君子未嘗有戲嬉驕

惰之容閨門之內斬斬如朝廷嘗曰吾於外事無心爲病豈有察人善惡之意而人多憚我常恐以其行事見露於我甚可醜笑云此又正定之見於外者然也嗚呼最淑人之德美世之賢士大夫或有媿焉淑人以癸卯七月二十四日卒于泰仁官舍享年七十二以是年十一月葬于錦山梅谷之原有一男一女男郎子龍名亮漢丙子進士壯元今從蔭仕女適佐郎吳遂郁泰仁有一男一女男芝秀女適

佐郎二女洪儀漢金光進其壻也銘曰

忠正識洞文孝鑑晳于子于婦詎私之蔽爻諮以疑

曰汝余契舅亦有言惟家之慶懿斯爲德惟寬惟正士也猶難躬則允蹈幽墟有銘用後是告

尹文伯墓誌銘

尹文伯治博士業其名籍甚場屋閒未幾而死余不及識而識其弟雲仲雲仲每說文伯之懿涕未嘗不交頤既又聞於識文伯者其言與雲仲同雖微人之言吾固不疑雲仲之私也文伯之友多誄文伯雲仲持以示余若柳上舍太垣崔持平尚履李洗馬夏坤李上舍聖臣皆世所謂能言才子也其稱述文伯備矣而崔持平之文尤賅而哀其言曰君八歲而孤能

自劬學弱冠遊黌舍每製輒居前列嘗見君在場屋

環而嚮者十數人君方左右談詭若不以得失經心

者日昃始下筆滃如宿藁一座盡驚其才敏如此形

神俊邁談說古今偉然可聽與人交不設町畦杯酒

閒詼調淋漓然其自持斬斬面斥人過不少忌急困

好施有古烈士風嘗見人遭禍變者雖至親皆不敢

通君獨奮然護其喪而恤其孤人亦以此多之此君

之爲人也又曰君每以不及致養於親爲恨雖甚貧

當祀能前期經紀豆籩務使明潔友弟妹寒其寒飢

其飢教諸姪無父者數人俾有成而婚嫁以時君内

行之篤又若此蓋其所言與余所嘗聞於雲仲及識文伯者無不合雲仲又爲余言君嘗省叔父於金溝縣濱歸使官僮檢衣服僮誤積火爐上俄而火發烟騰座中皆驚呼君獨夷然不色變人謂當取償於僮君笑曰兒誤耳奚償之云矧其貧耶乃盡以燼餘與之僮爲感泣此君弱冠時事其器量已如此夫以君才行之美卒落拓以死爲士友所共哀斯豈非命乎命者得於天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悲夫君名敬龜漆原人父某進士大父某戶曹正郎曾大父某司憲府掌令母昌寧曹氏其卒以己亥四月九日距其

生癸亥爲三十七寒暑君辛卯中司馬凡三娶竟無後其葬在楊州加五里三山洞坐申之原雲仲名敬龍銘曰

垣推氣數之戾聖咎有司之格夏擾羅隱故事欲贈以一第履咨施才術於闒闠是紛紛者闟且啓若始自迯芴推出固若將有爲俄漻然而収去蒐景響之可追譬抓埋之而抓捐之吾如彼何哉吾如彼何哉噫

先妣墓誌銘

先妣姓沈氏靑城伯德符之後考諱某贈吏曹判書

祖諱某僉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參判曾祖諱某弘文館應教贈吏曹判書妣李氏禮曹判書諱基祚女贈貞夫人先妣少孤李夫人教訓有法旣長歸于我先府君時舅觀察使府君及王舅同樞府君皆下世而姑徐夫人及王姑沈夫人并在堂先妣旣入門兩夫人交口稱賢婦先妣亦小心敬事毫髮之微不以自私乙卯先府君見忤於時屛居砥峽之釜潭躬耕養親凡六年己巳又謫南海君山亦六年先妣皆從之乙巳又從不肖居楊山先墓下三年而沒論其窮約乙卯甚於乙巳己巳又甚於乙卯而先妣所以前後

處之者皆安之若命未嘗見憂惱之色設於顔面惟手執女工老而不懈先府君歷官清要出典一州三建節鉞不肖亦忝位三司三縻郡紱先妣與有其榮而未嘗有侈汰之容處患難處逸樂不見其有異焉通詩小學及少微通鑑文略曉天文奕碁而皆不以自見性恬和安靜寡嗜欲少營爲喜怒不失色其於七情皆未嘗過用禀質弱甚而其能壽且康寧由於此盖先妣爲人未嘗修飾以近名也而人自然歸其德雖其稱先妣者亦不能口擧其事而心服其所爲世之婦女類喜談人長短抉擿隱微而至先妣則咸

曰苟作人得如某夫人百十之一詎不爲賢明婦人
哉自一家上下皆莫知其何以致此則輒曰心德之
孚于物也能化豚魚而况於人乎嗚呼此非不肖之
私言也宗黨之所公言也搢紳之所共傳也旣病却
藥不肯服神識安安如平日正席恬然而逝丁未七
月十三日也距己丑爲七十九寒暑以其年十月丁
酉祔葬於楊根水回村先府君墓左丑坐之原先妣
有子二人女一人子長即不肖魁辛卯菊製原任禮
曹叅議次德海有雋才早死曾魁癸巳司馬女適井
邑縣監沈鳳儀不肖有一子三女子山培女適崔祉

興沈鎔尹得輿井邑一子一女子道希女適趙德裕

嗚呼輟哭記事雖哀隕頓絕不能文字而不敢溢不敢誣敢以告於後之君子云

附先妣手錄外王母遺事

自兒時事父母以孝每當父母晬辰與諸兄弟精具酒饌以進歲以爲常兄弟雖多其友愛之篤搢紳家所罕有王考僉樞公晬辰必備衣服二件獻其一而藏置其一亦歲以爲常吾兄應教公兒時敎宕踰度先妣每加誚責及其登第之日跪白於先妣曰兒於兒時荒嬉廢業母常加以藁撻仍語兒吾卽未亾人

目前只有汝及汝妹吾視汝妹如珍玩視汝若肖之有杖所以不得從汝父於地下者徒以汝二人在耳汝今如此吾何以生爲仍涕泣漣如兒於其時惕然動心痛自刻責自是謝絶交遊杜門讀書每當舊習闖發之時輒思吾母誨飭之言廢然而自返雖俛首佔畢之刃然於場屋屢赴不利自傷有負母訓乃今始有以藉手以負吾母也先妣爲之感涕久之蓋先妣酷愛文學凡於教訓兒少勤勞不憚恒言吾子孫中苟有能文學者吾之愛重寧有窮已哉先妣於庚寅之喪成服時衣服至虞卒哭終不改着一日所啜

只是稀粥數溢而已乂則有嘔逆之症粥亦厭進氣息如綫然猶倩人扶曳朝晡哭奠必六時躬參逮奠幾不得全外王母率置座側涕泣勸諭頻灌以米粥乂則以蒸飯繼之耳目始有所聞覩精神始有所收聚至癸巳七月遭王母喪八月又遭外王父喪先妣質旣淸弱而連遘巨創自此病情深痼每至秋必㱡雖藥治多方而竟不得享年至今追思猶神銷骨驚矣

先妣病旣革顧女孫尹氏婦曰吾有小方底在某所宜謹藏勿失先妣旣沒不肖取而閱之中有二

小紙其一則區處家事者其一則乃手錄外王母
遺事數條也不肖覽未訖泣涕橫流紙爲之濕竊
計先妣之所以爲此者豈偶有所觸感而漫錄以
示子孫歟抑欲論次遺事以備後考而病情猝谻
未及卒成歟意旨所存盖有不可得以知者矣然
人子之於父母雖等閑遺跡亦必欲收藏勿失況
記先懿者哉兹敢取本文畧加刪潤以藏而仍念
外王母才藝絶人女紅之外如天文雜數多所曉
解愛人喜施得於天性嘗有女童飢臥路中困殆
垂斃聞之惻然哺以糜粥少甦則絲其身而縫以

飯健而後遣去其女後爲邑宰側室饋送不絶辛
亥歲大飢沿門化飯者蔽路每日炊數斗飯置大
門外隨其至而施之全活甚衆此皆不肖平日所
稔聞於先妣者而不載於錄中故并記之附於左
方云

叔父知敦寧府事府君墓誌

先叔父諱某字某我李氏籍湖西之全義縣遠祖諱
棹佐麗祖爲開國功臣官至太師入我朝孝靖公諱
貞幹以孝著六傳而爲北道兵馬節度使贈領議政
諱濟臣世稱爲文武全才生諱耆俊承文院副正字

贈左賛成生諱重基新溪縣令贈領議政生諱行健
同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判書生諱萬樵黃海道觀察
使贈吏曹判書娶穆陵朝駙馬徐公景霌女有二丈
夫子長叅判府君諱某季郎府君也始仕爲内侍教
官内則掌樂主簿禁府都事平市令宣惠廳郎司僕
判官掌樂僉正翊衛司衛率外則通判黃州歷延安
密陽淮陽茂朱四府及淸州公州黃州三牧惟天安
有故不赴在梨園釐正樂譜提擧者將奏其績府君
歸其功於典樂而不自居在黃以勸奬儒學爲務親
授以小學家禮等書數年之間彬彬有作成之效於

清及黄之再莅値歳歉竭誠賑飢民頼以全西路供
勑爲巨弊而延民乃不知有勑行毎書威生廉政成
勤六字於壁以自省其爲治皆自此出所莅咸有去
思初以善治陞秩通政爲敦寧都正曹司衛將継以
寶篆書僊陞嘉善爲同知敦寧府事又以男德孚官
侍從陞嘉義終又以寶篆書僊陞資憲爲知敦寧府
事丁未九月十七日告終於正寢春秋七十三葬于
楊根郡西水回里先壠丑坐之原德壽旣謹書官閥
生卒如此而竊念先叔父素篤人倫宜聞於世示於
後則輒敢繼書曰府君六歳而孤哭泣哀毀如成人

自髮童而服有所殺也凡衰絰履杖皆持匕於叅判
公所御少有異同必令改之徐夫人善病府君左右
扶護藥餌飲食非其手不進數十年如一日及其疾
革與叅判公血指以羞居憂三年未嘗進蔬果雖盛
暑不脫衰絰觀者以為難旣免喪移其所以事觀察
公者而事叅判公移其所以事徐夫人者而事丘嫂
沈夫人朝夕侍坐不設惰容叅判公性峻急時或譙
責甚厲而和顏承受少無忤色叅判公嘗謫居南海
之君山凡六年府君涉海往省歲一再不廢在京得
叅判公手書則每念其艱苦疾病之狀輒為之嗚咽

廢寢與食在黃門叅判公以義伯陳病解職亟馳省晝夜躬自救護及喪自含歛至朔奠必誠必慎不以委諸人每哀哭目爲之盡腫其於沈夫人日必再三候問出告反面事小大皆稟議而行沈夫人恒以詔諸子女曰若輩事我固應不及但未知古人亦能如是耳凡於爲先之事殫其誠力自墓道之石幽宮之誌靡不拮据以樹以埋而同樞公之外王母白氏墓在楊州金臺山繼嗣斬而樵牧不禁百餘年矣府君爲改其封築而竪以短碣在外官宗家祭奠之外雖旣祧之墓堂從凡弟姊妹甥侄若外若內必致助祭

之需聞者爲之感歎焉府君性仁厚和緩待人不設
畛域然内實精詳不忽細行每言居官要譽甚於貪
墨善事得官無異盜賊又曰儉必致福奢能挺灾此
理毫髮不爽家居朝夕假貸猶患不給人或疑其矯
情府君笑曰人情不甚相遠廣買田宅爲子孫計吾
亦豈異於人之情哉顧百口待我而哺數十年矣此
爲國恩之大何暇更圖贏餘爲日後計乎此皆府君
行誼之表著者德壽旣謹書如此而又竊念先叔父
有才有識慮宜聞於世示於後則又敢繼書曰府君
少解岐黃之術亦頗曉乾象并多奇中因有所懲中

年以後不復留意深究篆籀之法推其點畫盡得造字之本意篤論者推以爲近世所無又精於禮家知舊中有禮節之疑晦者輒来質問少與朴玄石講論禮書玄石每字呼府君而語人曰禮家儀章度數甚煩亂吾因某而覺悟者爲多云甲戌歲上命廢張嬪徐相公文重時判西銓欲陳疏請譏大臣府君於徐公爲內外堂從力止之曰此有大段碍逼處徐公不肯從及其遭臺嘖狼狽始歎曰悔不用君言此又府君執識之過人者也府君初娶鄭氏松江相公曾孫晉衍女生二男二女後娶尹氏梧陰相公四世孫均

女生一男男長德孚文科弘文館修撰次德載文科承文院權知副正字次德顯女適士人洪泰猷府使尹鳳韶側出男二人德寅德範女適金光俊德壽不夭早失嚴訓鞠吾母及叔父是依是仰乃昨歲秋而吾母與叔父後先棄背罪逆荐酷號叫靡及痛其可言耶痛其可言耶壙窆有誌伏書泫然

沈淑人墓誌銘

淑人青松沈氏自青城伯以後世有勳戚著于國史父全羅道觀察使贈左贊成權大父弘文館校理贈吏曹判書熙世曾大父領議政贈謚忠靖公悅母全

義李氏黃海道觀察使贈吏曹判書諱萬雄女淑人生而姸秀明悟在父母又一女甚見憐惜年十五擇配歸于僉正趙公諱泰壽生二子駿命龜命丁未閏三月二十四日卒于駿命淸風任所壽七十盖淑人內外俱名族贇成公賢而有重望旣嫁而僉正公又賢有孝友至行而子又賢而龜命尤以文著名舅孝憲公貴極人臣門戶赫然世之稱福美之全者咸以歸之於淑人然淑人始嫁孝憲公官未顯家甚貧而僉正公少嬰奇疾沉綿數十年米盐之細藥餌之須靡不用心拮据至斥賣衣服粧奩之具以足之勤苦

勞悴未嘗有一日舒泰僉正公望踰中身而沒而而
子又皆無子淑人之窮於是乎爲甚矣雖然淑人教
二子甚勤每提坐側執筴課讀令二子亦皆成立有
聞於世是淑人之教行於二子也孝憲公老而綠凡
其一衣一餐淑人無不手治必使整潔完好以至附
身之具日月製者亦莫不預具而謹藏之孝憲公友
於兄姊又喜賓客淑人曲意承奉推甘分煖旣無所
惜而酒肉之供亦未嘗闕孝憲公嘗曰吾家之興賴
是婦是淑人之孝彰於家庭也五妹二姒皆以母儀
事淑人淑人亦慈愛無閒嘗捐一婢以哺甥女之無

乳僉正公仲弟內外俱逝取女養之嫁不失時遠近
親戚凡有吉凶婚喪必皆以淑人爲依歸是淑人敦
睦之行孚於親黨也平生手不釋女工以身率先每
晨坐開戶賦功婢僕禀事書畫義集左右酬應無少
留滯用度艱乏而不形其憂惱經營浩大而不見其
勞攘精神意度常綽然有餘淑人治梱之政著於事
爲者又如此最淑人之德宜範世垂俗豈但爲一家
稱傳不衰而已然則謂淑人福美之全亦不爲過夫
所謂福者豈必富厚多子孫也哉嗚呼其可書也用
卒之五月丙寅權厝于忠州省洞巳酉五月壬戌改

卜水原八吞面負寅之原并遷僉正公舊壙而合窆焉孝憲公諱相愚官至右議政駿命所後子名載福未冠淑人余內姊也故於二君之謁銘不敢辭銘曰

恭惟吾母閨範之純不妄許人擬必其倫在諸姪中獨稱淑人曰惟敏達亦惠而仁淑人之沒在丁未春吾母哭泣過時而悲及秋屆節凶禍繼之吾生煢煢均駿洎龜德備爲福式昭令名願慰孝子勿之毀生前月忍慟埋文先塋今玆漬淚又書姊銘千載之下尚識余情

從叔母柳孺人墓誌

孺人文化柳氏麗朝太師車達之後建本朝左議政寬號夏亭爲英陵朝名臣八世而司導寺僉正諱夢翼贈吏曹判書卽孺人曾祖也祖諱泂文科海南縣監贈左贊成考諱誠吾刑曹佐郎贈領議政妣潘南朴氏左贊成錦溪府院君東亮女孺人十五而歸李氏翌年乙未喪所天又七年壬寅朴夫人沒又七年己酉姑羅孺人沒又五年甲寅考佐郎公沒又十九年癸酉所後子德卿死翌年甲戌季學生公沒又二年丙子兩孫相繼死又七年壬午子婦朴氏死盖孺人在世七十四年而生人之窮毒備於一身凡議政

公尚運每言吾閱潘安仁寡婦賦竟不忍再讀聞者
悲其言與凡議政公及弟大諫公尚載友愛篤至接
屋連墻朝夕相守議政公嘗謫湖中又嘗退居廣陵
孺人皆從之而公亦皆先孺人後先沒孺人益煢然
矣以癸巳八月十二日卒十月合窆于楊根水南里
坐巽之原孺人慧悟絶異於人生數月而能言凡於
女紅諸事經眼輒解不煩姆教尤善記古人賢不肖
及當世士大夫族派旣老人或有問者輒曰某爲某
事爲賢某爲某事爲不肖又曰某爲某之孫某爲某
之族其源出於某不待按譜考牒而一一辨說奉先

祀必盡誠敬不以家計之貧剩有所殺禮議政公疾
既革家人有欲事祈禳者孺人峻辭禁止曰吾凡名
位已著其存其沒當關時運但宜聽天所命而已奚
用是爲也其識理不撓多類此孺人晚年復取德卿
第四弟德輝爲後登辛卯司馬初娶順興安斗章女
生一男一女繼娶光州金震膺女生一男一女男長
東培娶驪興閔正濟女生一男女長適士人尹懃餘
幼從叔父諱徵善淸江公之五世孫也是爲誌

從叔父學生府君墓誌

公諱徵獻字子能李氏之籍全義者皆以太師棹爲

祖入我朝孝靖公貞幹善養百歲母英廟褒其孝贈秩錫宴有慶壽錄行扵世其後六世北兵使贈領議政諱濟臣以文章氣節著世稱清江先生寔公之五世祖也高祖諱耆俊官承文院副正字贈左賛成曾祖諱重基官縣令贈領議政祖諱行健官同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判書考諱萬鍾少英特稱爲國器不幸短折配羅州羅氏府尹贈叅賛綿素女有二丈夫子公其季也公生而不識父顔每以爲天下至慟自在童年不與羣兒嬉戲及長有家室尨不敢以恒人自處不與人交遊不事擧子業間雖爲親勉赴而非其

志及羅孺人没廬于墓下三年啜粥未曾開口作笑容雖同室之人終喪之前未嘗見其齒脹閡仍築室深峽絶意榮進待人一以誠信無貴賤之間鄉人化其德焉嘗泣請於介嫂柳氏曰我有至痛無所洩欲陪父母廟躬執祀事少伸罔極之情於未死前敢以請柳氏許之乃搆廟而奉主每値忌前期齋沐祖割必親及將事號痛若在初没聞者無不感涕焉卒于甲戌二月二十八日春秋五十葬于楊根西走走峙負巽之原初娶安東權憧女生一男繼娶慶州李時昌女生四男三女李氏有至性純行後公二十一年

甲午正月十六日卒壽七十二葬祔公墓男長德卲娶縣令朴鑌女出爲伯氏後早死次德普娶光州金震元女生一男次德淵娶仁同張世栻女生二男次德輝娶順興安丰章女生一男一女繼娶光州金震膺女生一男一女次德尚娶淸州韓時大女生一男四女女長適兪昊基生一女次適高漢錫生二女次適洪錫度無後公行誼可書者不止於是而諸子相繼夭死只有德輝德尚旣不能追記穉藐之事一家長老亦淪喪殆盡無可以徵者德輝只錄所嘗承聞於而叔母者托余爲誌謹序次如右以爲誌

再從兄施老氏墓誌銘

公諱德普字施老全義之李肇自太師棹入我朝北兵使贈領議政諱濟臣以文武全才爲穆陵朝名臣卽公之六世祖也曾祖諱行健文科同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判書祖諱萬鍾早沒考諱徵獻潛德不仕妣慶州李氏通德郎時昌女公性純實簡默類若有成而竟夭折卒于癸酉九月十七日得年菫二十一葬于楊根西道莊洞負巽之原娶金震元女生一男寅培娶宋廷郁女生二男三女皆幼記昔丁卯之歲先君子出宰忠原携公以自隨公與余同年生而先余

三月允讀書嬉遊未嘗不與之同公既早死而寅培又早死余獨竊位于朝鬢且種種矣每見寅培諸孤未嘗不撫而悲之今公之弟德輝托余銘公墓執筆而不知涕之流落也銘曰

轂之輾而崩之闕不知其初之無生也藏之深而識之謹尚無毀傷于玆塋也

再從弟士深墓誌銘

君諱德淵字士深李氏世爲全義人君簡重精密立心不苟少孤家貧從叔父叅判公取以教養年四十二戊戌七月十三日卒葬于楊根道莊洞負午之原

考諱徵獻祖諱萬鍾曾祖諱行健文科同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判書妣慶州李氏通德郎時昌女妻仁同張氏士人世栻女男長完培娶順興安邦瑞女次厚培娶奉事尹東泰女出繼族父德隣後余與君同爨數十年名為從曾祖兄弟而乃其情則同胞也君之沒余為經紀其後事而顧未暇以文字紀君之行實今君之弟仲翔托余為墓銘余既書余之所知者而仲翔又為余言君恬雅自持不與人較又不喜劇談終日如愚無一毫外物之累此皆人所難能者其言為能得君之溪者故并記之如此叅判公諱徵明仲

翔名德輝銘曰

位常靳乎才壽每嗇於賢從古如斯匪今獨然嗚呼士溪奈何于天

再從姪寅培墓誌銘

余旣爲從叔父學生府君墓文矣又爲再從兄施老氏若弟士溪墓銘矣仲翔又請爲寅培墓誌余曰後死者惟我與爾爾狀而我銘之其得已哉乃書曰寅培姓李氏字明叔再從兄德普施老氏之子也母光州金氏士人震元女君少聰穎絕人約齋柳相公與語而歎曰此兒文才如此終必有成然以母金孺人

痼疾數十年君惟醫藥治療是恴業隨以廢年又三十四而沒甲辰十二月二十八日也葬于楊根道莊洞坐巽之原君性端方廉潔見人之不善若將浼焉雖一毫之微苟非其義未甞取於人其行誼之美不及古人者鮮矣而卒無成以死豈非命也始君之考施老氏年二十一而沒曾王考府君二十二而沒惟王考府君五十而終而君則壽堇過兩世而猶不及於王考府君蓋連四世俱不免於夭矣重可悲也君娶恩津宋廷郁女生二男三女并幼若其世閥具載先代碑誌玆不詳列云銘曰

誰之不如乃止於斯四世有塚東西纍纍銘以識之涕其隕之

芝浦朴公墓誌銘

世之學者有二病焉安於卑近而立志不高也狃於曰循而作綴無常也惟芝浦朴公之學以刻厲勤苦爲一生家計故其言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所謂有爲者讀聖人之書硏竆講磨使吾之處心行事不少牴牾於聖人之訓斯爲有用之有爲外此則皆無用之有爲也是以每讀一書沉潛反復不得不措小而應事接物大而出處進退必察天理

人欲之分以定內外輕重之辨葢其學以誠實篤敬爲本涵養窮格爲事本旣立矣功旣深矣推而至於一動靜一語默不敢有踰於規矩凖繩之外斯其難歟以爲非靜不足以致養故中年以前多在山房其近京之地則三角紫霞大慈淨土古靈萬壽及道峰鷺湖足跡殆遍在驪湖或結社鵶谷或棲息龍門如湖西之無量羊角鷄龍亦皆其所憇也乃至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沉思至理怳然而如疑躍然而如喜伊吾之聲與曉燈不滅常啖稀粥間以菜根其堅苦忍性古人或所未能爲事親恒以不有其身爲心旣沒

哭泣悲哀人不忍見朞年不御菜醬三年不脫衰絰
夜不就寢倚壁假寐而已朝晝之間號擗隕絶涕淚
所漬枕席無乾時枯瘠骨立雖親舊相見不復可認
終喪之後每遇忌必自月朔不進肉及將事號慟如
袒括之初顔色慘慽終日不言不笑視兄弟如一身
兄弟之子均於子事諸姊如母饑飽寒煖靡不共之
雖僕隷之賤亦必以孝悌之道利義之辨諄諄戒教
人或笑其迂而亦不顧也遇朞功之服蔬食居外知
舊之喪則爲位而哭親友死加麻三月行之至老不
廢嘗以朋友講討爲至樂如閔誠齋以升李養窩世

龜林滄溪泳鄭楸谷齊斗皆以道義相推重語云不
知其人觀其友詎不信哉愛君憂國發於至誠每見
時艱咄咄憂歎至欲陳疏極言而以出位為戒而止
者數矣常曰苟可以安國利民輒有不惜身命之意
此吾性偏近墨處公之篤行多類此今所書者其畧
也公諱鍾字大叔芝浦其號也朴氏貫高靈自大將
軍之順以後世有冠冕汔今不絕曾祖諱孝誠文科
善山府事祖諱烜義禁府都事贈吏曹判書考諱長
遠吏曹判書贈領議政謚文孝公妣贈貞敬夫人海
平尹氏司憲府監察元之之女公幼侍文孝公每後

寢而先起文孝公為其弱也不欲其早起每曉起闕
輒戒高聲俾公勿覺而公已衣服而起人問何以能
起不失時曰警於心故也稍長頗敎宕喜與儕輩賭
戲文孝公見而切責之公惕然感悟入室涕泣痛自
刻責曰為人子不能體父母之心以貽父母之憂將
何以為人不食者累日自是足不出戶庭隨俗作應
擧文字清健出裕甞一赴國子試見屈公以為科塲
得失自有命而虛費無用之功請一切斷置專心為
己之學文孝公喜而許之自是遂一意致力於聖人
之書己巳春始仕為內侍敎官甲戌除侍講院谘議

宗簿寺主簿工曹佐郎翊衛司衛率皆不就朝廷選
名儒爲書筵官將以輔導春宮公預其中又疏辭不
赴㕥連除翊衛司翊衛堤川縣監公以春坊之除及
直爲陞品俱非蔭路常格終始力辭丁丑除司僕主
簿始乃拜命未幾除洪川縣監當飢饉癘疫之餘殫
竭心力一以濟活民命爲務不計風寒霧雨朝出夜
歸衆傷惻隱發於顔面民賴以全而家累不免作粥
度朝夕道臣以仁化融洽爲考績之目己卯棄歸甲
申拜宗廟令陞廣興守出爲榮川郡守榮與李文純
陶山及安文成竹溪相近絃誦俎豆有鄒魯之遺風

公拊摩之餘勸奬儒學大有作興之效値歳儉賙賑一如洪川所濟活甚衆邑子至稱爲今之夫子繡衣以其實歸癸丙戌投狀歸丁亥四月十二日感疾卒于西門舊第春秋五十六初葬陰竹無極村後遷藍浦羊角山向卯之原配淑人坡平尹氏右議政忠正公趾完女有男女各一人男亮漢魁丙子司馬今爲戶曹正郎女適縣監吳遂郁正郎一男一女縣監二女德壽於道未之有見不能發揮公所造之深只据正郎所爲狀參以平日所聞見叙次如右系之銘曰世儒卑陋學罔有恒公厲其志匪藉師承古聖有訓

拳拳着膺循序勇趍躄拾級登體立用行動蹈準繩
絶巘咲蘗梵帷映燈如離羣鶴如苦行僧惟靜乃專
至理斯凝孝哀仁鈌久矣鮮能公致其身早夜兢兢
三載血泣殆不喪勝暑月苫腐寒天鬚氷蓼莪廢詩
昔人所稱凮徹鶴唳蒲書遠徵兩邑施惠弊蘇瘵興
歸來衡茅樂在曲肱講磨麗澤二三其朋胡不少淹
奄化之秉羊角有山紫氣其騰公宅于是千載勿崩

咸陽郡守金公墓誌銘

公諱鏜字聲中安東之金自新羅敬順王以後貴顯
甲東方有諱方慶封上洛開國公勳烈赫然麗史載

其事有諱士廉官左司諫麗亡守義不仕没于清州
清州人祖亘之七傳而有諱澍魁中廟朝文科與退
溪河西諸賢同賜暇湖堂官禮曹叅判明廟末以辨
誣使燕卒于館後贈禮曹判書兩館大提學封花山
君生諱正男早没贈刑曹佐郎生諱熹文科長興府
使生諱泰基文科司憲府掌令配海平尹氏僉知中
樞府事晊之女繼配南陽洪氏司宰監僉正贈議政
府左賛成命顯之女各有一男公洪出也在幼而孤
既長能自力為學間遊場屋每居前列入而事大淑
人無遠志出而事伯兄如嚴君焉内舅洪判書處亮

每歎曰使我有子如其復何憂哉乙卯中司馬丁巳
丁大淑人憂服闋連赴擧屢入格而竟不第朴西溪
世堂見公呈文深加歎賞丁卯除健元陵叅奉遷內
資寺奉事司贍寺直長陞內資主簿移義禁府都事
刑曹佐郎陞正郎仁顯王妃復位惠毋禮都監郎廳
移司僕判官出爲咸陽郡守政尚寬和吏民交頌乙
亥歲大歉咸爲甚公憊心罷精賑救有方民賴以全
活遍問境內高年饋之以食前此邑社及諸祠神板
棄置官庫糞壤中公曰慢神有大於此者乎悉屋而
藏之於是改建文廟增修武備蠲免賦役禁止竊盜

邑遂以大治觀察使上其治行節度使又以軍政修舉褒聞賜表裏以旌異之秩滿遞歸壬午除義禁府都事出爲麻田郡守甲申引疾自免歸麻民追思碑之丙戌除義盈庫主簿遷工曹正郎出爲楊根郡守發吏之盜民結者治其罪而括其贓以補民役易弊興壞一邑改觀以失上司意坐罷壬辰除翊衛司翊衛甲午正月二十四日寢疾卒于家春秋七十公元而能寬嚴而不較平居寡笑與言於物無所嗜好尤不喜華靡居處服用雖甚樸陋未嘗易而新之澹然無一毫營爲之意惟客至則喜命酒或設饌相對若

困空乏無所具退必不怡人有所求舉而與之無所惜以故在官時求丐者趾相屬隨力所及不以為煩其以事干者雖其施與違各視其宜而其接之也未嘗不款款以是雖失望歸者亦不敢慍然已有所乏則未嘗有求於人嘗言吾平生不向人有所求不與人有所較又曰人雖無才德富貴則自大雖有行能貧賤則見輕以貧賤交富貴為辱甚矣以是絕不與要人叅尋在官亦不以官物遺貴近其視趨時附勢之人不啻若負塗之豕其為治不衒才能務在誠實守法廚供淡泊不異家食非有疾病雖隆寒盛暑日

必早起正衣冠坐待視事及昏而罷或言其勞苦則曰食焉而怠其事可乎聞世之為吏者或有虐吏以悅民曰吏亦民也何必乃爾惟其作奸犯科者不宜恕耳常重交承之義前倅過失絕口不言吏或有以為言者輒怒叱之解官之日庫儲比初來時必加豐而歸家乃無供朝夕炊者其恬潔如此家居閉門閒然惟以文籍自娛每欲築室溪山之間以為終老計而貧不能辦雖時得一官如有所不樂曰使衣食粗足吾豈為是哉洪叅判受疇嘗薦公於銓官曰其人如玉居今之世舍此欲誰用乎盖公方其盛壯之時

人皆期其遠到其衰也皆惜其連蹇不遇及其終也則皆稱其賢而無一毫疵議之及若公可謂全德之人矣淑人完山崔氏婦德克備後公十日而沒合窆於驪州鮀洞負亥之原有三男二女男長聖沉次聖沅進士次聖淏參奉女長適直長李顯良次適參判尹鳳朝聖沉娶持平洪萬廸女生一男一女男棟女適士人洪禹衍聖沅娶沈漢章女生三男長穟進士次䆃新及第次綖聖淏三娶牧使徐敬祖縣監尹埰士人李希顏女生三男一女男長穧徐出餘皆李出幼李顯良有四男長畯中進士次敦中徹中徽中尹

鳳朝有一男心宰進士聖沉命繼訪余窮峽托以公
墓銘余既惜聖沉賢而以疾廢又嘗與聖沉有交契
義不忍辭畧序公官閥附以公事行之可以警薄俗
而為後法者系以銘曰

其人如玉其文則錦才既不售仕又坎壈固公之命
亦公之故在官在家德則多有惟其多有是以遠俗
納銘幽墟用識陵谷

淑人崔氏墓誌銘

淑人完山崔氏麗朝神虎衛上將軍純爵其遠祖也
皇考諱趉南文科永興府使贈領議政完興府院君

皇考疑曾王考之誤

王考諱來吉策靖社勲官工曹判書贈領議政完川
府院君考諱後胤侍講院文學贈都承旨妣海平尹
氏僉正贈左賛成勉之之女淑人生三歲而承旨公
即世十一歲而尹夫人繼沒爲伯兄所育十九而歸
于郡守金公鏜時舅掌令公沒已久獨姑洪淑人在
堂淑人旣入門克敬克孝終日侍側不命退不敢退
婉婉承順猶影之從形咸陽公家故淸貧而淑人則
代有勲貴饒於產業然不敢輒以其富厚加於舅家
凡有所得悉以資洪淑人所用筐篋中乃無絲毫私
蓄洪淑人始見淑人姿相端潔動止有禮固已心喜

旣久而察其所爲乃歎曰吾婦其賢乎世謂早失父
母者失訓而無行吾昔信其語今乃知其謬也亦惟
得於天者有善惡之别耳洪淑人旣喪冢婦詔淑人
曰吾沒則於汝乎食洪淑人旣沒淑人哀慕踰禮三
年躬執饋奠終始不怠其遇忌亦然平居早起盥櫛
終日手執女工至老不廢常曰婦道雖以柔順爲主
然若不濟以剛斷曉於大義則亦不足貴矣故其治
家寬而能肅咸陽公旣律己峻潔而淑人亦以清介
合德允咸陽公在官若內若外淑人絶不營私利以
累咸陽公其在秋曹有訟於官者密引女奴獻白金

穀十兩淑人叱而却之後聞其貨入於傔郎家又有
里媼私饋菓果淑人識其意亦却不受咸陽公家居
不以事務經心而內外之事細大必擧者繄淑人是
賴焉每恨祿不逮養或得官物必泫然久之訓子女
以義男則勉其篤於文行女則戒其善事舅姑而勿
之有欺凡有長幼之病雖至瀕危從容將護不改常
度曰視疾者不宜以憂慮亂心心旣亂則救護必失
其道爲害大矣明谷損窩兩相公淑人之再從兄弟
也每稱淑人有女士之風咸陽公沒旣成服淑人自
是日示疾以甲午二月初四日終焉距咸陽公喪至

十日壽六十八前沒之二日氣息已微甚而神精了然不爽呼侄昌瑞執筆書遺命定祭式使從簡約分資產均扵子女以至衣衾斂殯之事纎悉無遺以其年四月壬申同前喪啓靷十月辛巳合窆于驪州蛇洞負亥之原子女及内外諸孫已見于咸陽公墓誌此不復錄銘曰

奉親以孝敎子以義勤以御家莊以治已具是衆美以相夫子亦旣相之又從而死嗚呼淑人不愧女士

習坎姜公墓誌銘

姜公弘仲沒且十年其孤壽平始克具狀謁余銘曰

子於吾先子少時交也重有婚媾之義敢籍是以為
請且誦蘇子之言曰達賢者宜有後此言順天者當
受其福也然世之立言君子類多樂為顯者添其光
耀而不喜闡發幽潛斯不幾於逆天乎惟吾子豈為
是哉言已而泣余曰子之言是也然所謂顯者雖顯
於一時而未過數十年世乃不知有其人或反遺之
泉焉賢者雖窮於其身而必有後世之名天固以是
報之矣君子樂稱述賢者之事所以順乎天也獨子
所以托夫闡發之圖者為求其人耳余敢有愛於不
腆之文乎遂按狀而序次曰公諱濟相弘仲字也其

皇考當作曾
王考

先晉州人遠祖啓庸官國子博士歷四世曰君實曰蓍重俱顯于麗季蓍重有子淮伯號通亭官政堂文學入我朝爲東北面都巡問使有子宗德碩德皆有名德公宗德後也皇考諱楫不仕王考諱與載有文學官侍講院輔德考諱碩昌由校理出爲鍾城府使以卒妣平山申氏府使恂之女公少孤失學然天才甚高兒時嘗得句曰山上有花香滿天野中有水霧滿地滄海翁許格聞而奇之以爲意致宏大弱冠之歲始自奮爲學於書無所不讀讀不過數十遍即終身不忘發而爲文源深而流長隨地方圓百折不窮

尤長於騈儷詩辭紆餘澹宕絶無累句庬語其爲程
文亦精能過人然屢試輒見屈每歎曰世無知我文
者我其終於窮乎性至孝九歲從府使公於鍾城府
使公有疾公晝夜不去側府使公慮其弱而損也俾
逆居于近廨閭舍公泣不肯強而後出府使公遣老
妓數人與之處妓多逞俚語又招隣兒資其嬉戲公
皆禁止之惟憂惧見於色及府使公沒號泣頓絶居
喪之節不以齒而有所殺申淑人每不忍聞其哭輒
不令與於祭府使公嘗手裁讀書筭與公公敬之不
敢損及公沒而發視猶新也事親非愛之難敬之爲

難母之慈異於父之嚴敬之為尤難公之事申淑人旣愛之篤而又敬之至申淑人年旣耄起居須人公必親自扶護咳唾之器亦不令人代執癸巳申淑人有疾公自外乘舟而歸忽心驚夜不能寐借騎馳還無何疾革公斫指血淋漓以灌其口居憂未殯晝夜哭不絕聲旣殯始進粟糜日歠溢不食鹽醬具衰絰伏苫未嘗起坐視天日及暑而葬不改凉時所着汗垢虱蟣亦不捫爬旣葬始日再進饘粥不以稻而以稷若粟夏不搖扇冬不爇煖肥革枯悴無復血色杖而後能起然朝夕哀臨未嘗廢見時物之新者必下

泣冬廬于墓雖大風雪必杖而造于墓攀栢哀號曰
以為常終三年不與人語語而不笑笑而不齒稻也
果也蔬菜及醬之有滋味者未嘗一入其口既免喪
携挈居于楊根之大灘饘粥裘葛無所給而處之晏
如唯以山水文籍自適而已事諸兄如事父不命坐
不敢坐不命食不敢食戊戌伯氏在楊遘癘而沒公
每以不善救療為己之過居常嗟泣數月之內鬚為
之盡白及己亥夏仲氏持憲公在京又遘癘公馳省
之及沒公慟哭曰兩兄相繼逝矣我何用獨生為既
殯而歸過持憲公子進士壽一墓下馬哭良久復乘

馬行垂頭而泣鞍為之濕夕到陶谷里旅次暴卒六月二日也得年四十八葬于大灘壬坐之原公長身踈髯內沉靜而外峻整終日儼然言笑甚罕望之若不可犯而及與人對酒賦詩風流映發介而能和惟其好惡太明其心一有所定雖百人曉之終不為動斯其蔽也乃若志慮之貞亮足以守死善道文章之華贍足以賁飾王猷而不喜交遊世無知者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誰昔然矣吾其奈何哉壽平又言幼時嘗竊稗書中數句詩假為己作公知之叱令退出數日召跪于前閉目不語者良久乃責之曰汝之此心

一長九欺詐之事何所不爲壽平至今惶愧不敢忘
也卽此而公之方嚴亦可以見矣公娶韓山李氏縣
令敬秀之女不育後娶驪州李氏士人蕃之女生四
男壽平壽貞壽鳴壽英所著有習坎散稿若干卷蓰
于家公嘗自號習坎夫習坎重險也公之一生困厄
其兆於是乎然文王之辭曰有孚維心亨是所謂身
困而道亨公固生而安之若命矣倘其沒而名之傳
也愈久而愈著則其爲亨也不亦大乎此吾與壽平
之所期也悲夫銘曰
古謂三閭之忠忠而過吾謂弘仲之孝過於孝弘仲

之弟過於弟惟知徇乎情而不思制以禮雖然孝悌夫豈有過由世多不及之人故謂弘仲過乎制詎以弘仲之賢而惟情之是徇然則其死也命而非由於過於孝過於弟神之不祐善其奚勵文足以華國而竟闕一第行足以範俗而乃復于旅拔杜弄麞崇堂納陛朌兄諱公兒齒鮐背胡天之所好惡動與人相戾也吾銘孔哀尚有徵于來世

贈左贊成行知中樞府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漢珪字來叔姓李氏系出本朝莊獻大王和義君瓔生驪興君輮驪興生載陽正級載陽生泰山都

正鳳贈泰山君生諱尚志贈户曹判書娶彦陽金氏
通德郎廷覺女是為公父若母幼而以孝聞稍長受
學於洪佐郎覲有能文聲辛亥遭母夫人喪壬子繼
居判書公憂前後四年持制無違禮既免喪屢舉竟
不中作詩題壁曰幾度文公渡灞行已知詩句竟無
成宜追定遠投毫志早向麒麟揭姓名遂從武舉登
丙辰第除宣傳官遷訓鍊主簿以曉解軍務兼帶軍
門將官陞訓鍊判官出為慶尚左水虞候既遞為御
營把摠兼管理郎廳陞訓鍊僉正戊辰除寶城郡守
因事遞除都摠府經歷陞訓鍊副正辛亥出為定平

府使道臣以治最聞賜表裏以褒乙亥遆歸屢經諸
軍門把摠兼別隊營郎廳除軍器寺僉正戊寅除古
阜郡守設補役廳除公私刷馬價責斂民間者旣歸
邑民竪石以寓去思癸未除長淵府使乙酉陞折衝
資除忠州營將丙戌內遷羽林將連除龜城府使金
海府使庚寅沁都有築城之役公以中軍董役未訖
適有海警沿邊邑有擇差之舉以公特除沔川未久
移拜昌城防禦使別抄武士教以兵書而身勸課之
乙未除忠清水使己亥除慶尚右兵使設軍餉倉以
備緩急凢宿弊多所改革士卒稱頌久而不衰肅廟

入耆社以公年七十特陞嘉善庚子又以閫帥父陞
嘉義由禦營別將陞中軍兼都摠府副摠管丁未以
五子登科超授資憲階仍拜知中樞府事戊申逆變
公之長胤汝廸以谷山府事移授長湍防禦使領軍
進駐弘濟院旋以嶺賊猖獗拜慶尚右兵使率麾下
親兵南下公手書戒之曰夫爲將之道受命之日忘
其家臨陣約束忘其親援桴鼓之忘其身汝其勉之
己酉以年八十陞正憲是年春行重牢宴至八月八
日告終于正寢訃聞輟朝二日賜弔祭賻如儀以長
子勲贈議政府左賛成十月丁亥葬于楊州高嶺德

坡洞午向之原公氣貌端嚴飭身居官皆有可觀尤
篤於行誼貧族之阽於困窮者必推衣食以濟之危
則衣傷而助其歛葬筮仕五十餘年非公故未嘗投
足權門屢典州府而解歸之日家無宿儲每以良田
萬頃日食三升大廈千間夜卧八尺告戒子孫其簡
潔又如此配貞敬夫人安東權氏習齋擘玄孫僉樞
諻之女生三男一女長汝廸兵使娶通德郞李蔵女
次汝晦郡守娶府使鄭智女次汝益縣監娶通德郞
趙曼昌女女適通德郞閔澈側室有六男一女汝忠
汝明汝欽汝良汝信汝寬女適洪謹輔禧遠裕遠兵

使出也趙顯遇黃壽寬妻郡守出也初遠並三女㓜
縣監出也餘不盡記兵使㬎然衰服來乞銘不敢終
辭謹就狀序其畧系以銘
曰壽曰貴曰唯多子是謂完福全者鮮矣彼昧火馳
冀以力致希全而缺欲崇反圮公惟不求乃臻乃萃
閎胡其然惟德之厚懿兹厚德固天所佑吾銘甚質
垂則在後

任童子壙記

任童子名桂得兒時年十一殤也其父彥甫哀甚毎
語及涕簌簌下嗚呼父母之於其子不才而壽及其

兆猶不能爲心況才而夭如桂得乎始彥甫無子取其同祖兄遇之子子之桂得也纔五歲矣頴悟絶倫始受讀唐人小詩已能作句語有曰大溪流自遠燈高火光圓語皆驚絶翌年丙午彥甫讀左史試以敎兒兒能通解日課數板著部鼎二五耦說及荀息論辭理甚美緜縣老甲子之說隱詭難曉又能究釋洞然凡姓名官族繆轕錯亂者亦復辨析了了長者有未能記掘問兒指對詳悉一無差誤於是桂得之名籍籍一世而識彥甫者多以名譽太早爲戒己酉讀唐詩長篇仍依其韻作十數篇氣勢矯健觀者爲驚

讀三國史各有所詠其詠吳曰手把馬箠崛起先筭齒不過十五年但不留心天下計空守江東一隅邊彥甫曰何以知爲十五年兒曰孫策時年十七權不過十五歲耳以先主之得荊州而失吳歡爲失計仍論荊益山川如在目前至於其地之在某國某國之在某方亦能歷指如身親按行者其才慧如是而至行又過人出遇飮食輒袖歸以進於祖母玩好之物雖所甚愛苟諸妹欲之輒解與無所惜在彥甫側朝夕卷舒寢具惟謹使之爬搔按摩雖久不命止不止也方其病其母亦病能自力呼婢使進粥飮手磨艾

欲以灸母痛處雖在垂盡之際父母勸以藥必蹶然
而起盡嗢而止其沒在己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其葬
在楊州尾孔里子坐之原彥甫名遐甲午上庠高麗
御史大夫澍之後穆陵朝有諱鈇號鳴皐工詩名於
世即其高祖也世世之論才而早夭者必曰物潔則易
污氣清則易散此在中古而已然况今世下而俗漓
兒之慧又特異於人其何能久於世嗚呼其誠然乎
其誠然乎彥甫無以寓其哀屬余為文將納其墓記
事繄而不殺所以致悼惜之深也

權淑人墓誌銘

淑人權氏系出安東麗朝太師幸之後大父諱鍍承
政院右承旨父諱瑀禮曹叅判妣貞夫人徐氏穆陵
朝駙馬達城尉景霱女淑人自幼天性孝友叅判公
每稱諸子女中鮮有及者及笄歸于成川府使金公
必振公號楓崖禮曹判書慶川君贈左贊成謚貞孝
公諱南重子也有才有德宜通而蹇尚論近世人物
者靡不嗟惜公既澹泊自居不以世務營心而淑人
能體其意雖并日而食未嘗設困苦之色公嘗自外
邑解歸當嫁女淑人用子母錢買婚鞍公曰胡不於
在郡時言之淑人曰方公務鞅掌何可以家間細事

頎聽公之莅官固清秀而淑人內助之美又如此及
公下世後淑人獨尸家政內外井井有法度人不知
其爲寡婦家慶恩府院君諱孝簡公桂臣楓崖公之
從子也早孤父事楓崖公淑人之慈愛孝簡孝簡之
盡誠淑人皆均所生孝簡公嘗欲備記閫範以遺後
之人竟未及就今距淑人之沒二十年矣其嘉言懿
行無從而徵顧嘗聞孝簡公之言曰淑人寬裕仁厚
之德多出古今哲婦之上又曰淑人鑑識甚明惠順
王大妃殿下在沖年每異視之曰此兒非常人孝簡
公平日簡於言辭雖家庭間未嘗私有所稱述則惟

此數語豈不足以取信乎淑人之卒在庚寅十二月

五日享年七十七男介臣有俊才早歿娶完山李氏

忠勲府都事適之女生子不育以孝簡公第二子九

衍為後官僉正女長適都正趙道輔生三男一女男

尚絅監司尚絅縣監尚紀亶長女為尹天紀妻次適

李奎著次適林澥生一男二女男 女為其妻次適

牧使李衡坤生一男四女男錫勉女為金廣渊韓德

一崔某柳某妻次適郡守贈叅判林世譧淑人與吾

先君子為姨從兄弟於德壽從姑母也今於僉正君

之托有不敢辭者謹畧序如此系之銘曰

嗟惟淑人女士之儀克配君子安其固窮在漢季世曰有梁鴻德曜爲配并休齊美惟公淑人儷德無愧推其仁厚宜享厥祉胡椓令嗣胡竆厥生天道洄泬莫詰冥冥尚有令譽揚于千齡有欲考信請視斯銘

贈淑夫人全州李氏墓誌銘

夫人國姓世宗大王第五子廣平大君璵七世孫諱厚源策靖社勳封完南府院君卒官右議政贈謚忠貞是生諱週忠勳府都事贈司憲府執義娶延安李氏丘曹判書延城君贈領議政諱時昉女寔爲夫人考妣夫人生十六歲歸于贈吏曹叅議金公諱介臣

踰年而金公沒又踰年而幼子殀其哀隕摧剝殆非
人理所堪然在父母側輒以愉色自持絶不作慽容
世之婦人多以舅家得失歸語於親戚間而夫人雖
纖毫之微絶不出口母李淑人有宿恙夫人竭誠扶
護十年如一日李淑人每稱其孝推而事姑權淑人
如事李淑人生則盡其奉養及沒自歛至葬一皆身
自經紀不以委諸人一家皆稱其孝家雖貧享先必
誠必潔年雖篤老手執刀俎滌蠲視膳不少懈與金
公諸姊妹友愛篤至李氏婦後夫人入門而生夫人
教養甚勤視其子女如己出有病則憂念至廢寢食

或言兒自有父母何自苦至此夫人曰自幼撫愛鍾
情已深雖欲忘又可得乎接人仁厚至於婢僕之賤
亦未嘗加以惡口早嬰禍釁煢然窮獨而人不見其
有戚嗟憂苦之色處之殆若讀書達理之士於是乎
益知夫人之賢為過於人也以今上二年丙午四月
五日感微疾告終于家享年七十二以其年五月十
一日祔葬于楊州東亭里金公墓左乘向之原至戊
申以國舅慶恩府院君孝簡公諱柱臣第二子九衍
為後寔遵孝簡公遺命也其封贈用九衍原從功九
衍娶某女官司饔僉正銘曰

夫疑婦之誤

孝于父母而推以及於舅姑友于昆弟而推以及於姊妹斯固百行之源鮮或覯於男子至於委命安分而怨尤不設於色辭在賢哲而猶難乃夫人而能之嗚呼夫人之賢宜作閨閫之則埋銘幽墟尚千古而不泐

恭人金氏墓誌銘

恭人慶州金氏父諱柱臣領敦寧府事慶恩府院君贈諡孝簡大父諱一振贈領議政曾大父諱南重禮曹判書慶川君贈左贊成諡貞孝母嘉林府夫人趙氏永平縣令景昌女恭人生而姿容端潔稍長喜觀

小學三綱行實手書而口誦如傳奇諸書世俗婦女所溪喜而恭人獨不肯寓目言語動止不待姆敎而動合規度父母親黨皆奇愛之年十七歸于尹君勉敎事夫子順而巽凡其所欲為者無不極意助成遇有所失又必正色規警尹君屢屈塲屋嘗以為憂恭人曰士惟勤於自修名在其中矣奚科名之為貴况今世路艱險此狀所忌也尹君甚愧服舅郡守公享有高年恭人供養甚備具饌必精調甘醎陳罷必明潔整潔郡守公甚安之姑没于温陽官舍恭人每以不克自盡於侍疾送終之際為至恨語及必嗚咽待

娣姒和敬備至御婢僕曲有恩意家庭之間人無閒言恭人素清羸又累哭子女積毀成疾至丁未春而革其夜尹君適假寐傍人欲提告恭人遽曰夫君緣我病失睡多日愼勿告也府夫人臨問其病恭人喘床簀乃其辭色如常日固請弛慮還次既還則淚流沾席竟以二月三日沒于寓舍得年三十七凡擧六男二女存者三人長東旭娶李晵女次東　次三歲夭死於恭人喪在殯之日恭人於惠順大王大妃親弟也訃始聞上特教政院倂依明聖大妃母弟權益興妻例給喪葬諸需又遣中使吊孤護喪自大王

大妃暨王大妃中宫皆厚歸其賵上又命除尹君職
既旬而恭人弟後衍九衍入侍東朝慈聖教曰吾弟
柔順和遜之容如在眼前雖欲忘而不可得又教曰
內賜衣衾多綾緞誠以非此無所用吾情而念其平
日儉約之志必有蹙然不自安者矣以是年四月甲
寅葬于龍仁縣金坂鄉乙坐之原恭人天性溫粹簡
靜無一毫文飾於外者在父母側洞洞敬慎有教無
違有問無諱推而事舅姑亦如在家而事父母平居
不服紋綺不以金銀飾簪珥蝸蝡之微不忍身踐所
畜鷄犬不以充庖喜施與盡己之情而不責人報於

人之過失尤絶口不言男子或有言輒揮手止之曰
苟見其非只宜反省汝身要無如此事斯可耳隣有
冨人因女奴来請折簡於官家事成則請以百金爲
謝恭人嚴斥之戒不復徃来又有饋生魚尹君者有
所要恭人亦不受尹君自外還戯曰獨不念食無魚
乎恭人曰非義之物奚可登盤其律己清嚴又如此
孝簡公居家簡重雖子弟有善未嘗稱揚獨於恭人
則曰吾女能不失一點天眞尹君之言曰挾貴人情
所易善處舅家婦人所難吾妻生於大家内聯長秋
而持身愈益謙慎父母旣曰是善事我而吾凡弟姊

妹亦無不一辭洽然其天賦之美多於勉強之修入門之行本於在家之素是豈世俗婦人所能及嗚呼若恭人之賢其可銘也已郡守公諱扶坡平人銘曰昔唐權德輿誌其女獨孤氏曰嘻嘻申申有孝有仁吾取其語以賛恭人其銘曰陽先未畫而湛晦植物方華而枯落有德無年又奚其相若惟旭之孝尚肩于晦苟遺祉之愈衍庶存沒之兩慰婉古爲文徵于来世

贈貞敬夫人洪氏墓誌銘

夫人姓洪氏系出安東之豐山在穆陵朝有諱履祥

黻慕堂卒官司憲府大司憲贈領議政生諱霙官禮
曺參判贈領議政生諱柱國黻泛翁官禮曺參議娶
德水李氏吏曺判書景曾女是爲夫人考若妣夫人
天性和而婉篤於孝友泛翁公嘗夜讀書倦而思飮
無佐酒物夫人遽以鰒魚進曰藏而待不時需外從
有齒同而失母者衣新衣傍人語夫人彼衣鮮而汝
衣獘得無羨乎夫人笑曰彼衣雖鮮非慈母手中之
線我衣雖獘奚羨彼也外從兒聞之汪然出涕夫人
時年七歲矣內舅正郞公之喪夫人欲設奠諸姊言
饍羞固難辦十二歲兒又安有祭醱之禮夫人謂曾

荷舅氏撫愛情所不可廢遂爲人裁縫受其直竟具
饌以薦十八歸于粹孝金公諱濡事舅姑以孝聞大
姑李夫人忠貞公貴之女也有高識亟稱爲賢婦姑
任夫人晩有目疾不善視物夫人能先意奉承細大
不遺任夫人甚安之殆忘其病待妯娌初無物我之
間凡有事必助其所需而身代其勞隨事善誨出於
至誠莫不感戴悅服己未任夫人没辛未貞穆公没
癸酉粹孝公繼没於持禫中旬家稱至饋奠旣靡不
手治整齊而奉先訓子常有法度常曰祭而不敬神
不顧歆而福不降其可忽乎日必晨興冠櫛坐中堂

命灑掃庭內外臧獲執事者受約束惟謹無敢慢衣
糾盤椀以及厨竈垣墻位置皆秩然有序平居未嘗
有苟且營爲之事而至於應事發言則周詳委曲動
合義理世之稱閫範者咸歸夫人焉己丑五月二十
五日猝得風痺告終于家壽五十八以其年八月十
一日祔葬于長湍松西面粹孝公墓左丑坐之原始
粹孝公有純德至性撫愛二弟判書公及牧使公甚
篤二公事粹孝公亦如嚴父粹孝公旣沒夫人所以
遇二公者一如粹孝公而二公之事夫人亦如事粹
孝公夫人嘗歸寧李夫人兄弟諸侄或以夫人二叔

之善事夫人爲言者夫人喜見於色曰雖孝子之善
事其親未或過於吾二叔諸侄對曰正由姑母之行
素孚家庭故能致是耳夫人蹙然曰若奚言之若是
吾平日所爲無過人者二叔事自出至誠夫人有二
男一女男長東翼進士佐郎娶郡守李泓女次東弼
文科判書娶林原君杓女女適李性之東翼二男二
女男先世進士正郎娶牧使李宜著女次先啓娶進
士李宜復女女適尹恭東趙載健東弼三男一女男
長先遇參奉初娶權益寬女後娶李檠女次先遂進
士娶府使李箕恒女次光進娶縣監吳遂郁女女爲

王子延齡君夫人粹孝私謚也後贈領議政用子東
弼貴推恩貞穆公諱禹錫官刑曹判書粹孝公之考
也粹孝公二弟判書公諱演牧使公諱涗銘曰
粹孝之行惟孝惟粹夫人作配其德克似推其家悛
舅姑是媚推其孝愛爰及妯娌推其友悌化行族里
嗚呼夫人惟德之備百世在後吾銘不愧
議政府領議政徐公墓誌銘
徐爲達城顯姓即將閑仕麗朝始著譜冠冕相承凡
十三傳而有諱滔官判中樞府事贈領議政謚忠肅
號藥峯生諱景霌尚穆陵長翁主封達城尉生諱貞

履南原府使贈左賛成生諱文尚兵曹參議贈領議
政娶延安李氏吏曹判書謚文靖明漢女是爲公考
若妣公諱宗泰字魯望號晚靜堂生八朔已能行爲
兒嬉頻踰繩尺稍長遽自收斂䠒䠒如也嗜學攻古
文辭旁治擧子業華聞日彰癸丑赴會試旣占魁矣
文有違式主試者并拔初場已中卷曰是豈可屈置
人下至乙卯果魁生員并中進士用薦除光陵參奉
不就庚申擢别試文科分隷承文院爲權知副正字
差實録廳郎薦授藝文館檢閲屢辭始就轉待敎選
南床除弘文館正字賜暇湖堂固辭終不應製歷奉

教及著作博士戚臣金益勳嘗起誣獄竄未久而宥公旣以是爲言而仍論大臣不能匡救之失歷修撰副校理移司諫院獻納以親病陳情乞免且言臺閣多不實選請飭政曹勿以科目爲拘精擇公清勁正之士上優荅且教曰爾之情理予用惻然當令該曹擬以一縣以伸至情異數也正言朴泰維以尤齋宋公請追上太祖尊號爲非宜將疏論而中止衆議欲論擊議不克合金右相錫胄筵白一日而逐諫官一人講官二人公疏請還寢上不納韓聖輔等爲師陳疏語侵公公引避上特命遞公職爲校理獻納移吏

曹佐郞違牌罷叙拜司憲府持平屢除銓郞終不就
尋移修撰疏論外戚金錫翼中批陞職及妖巫減死
之失韓公泰東以執義疏列金益勳罪狀并斥相臣
上怒命削黜公劄争言泰東所言勁厲可尚驟加威
怒竊恐損聖德沮言路上嚴批不納除北評事重臣
言公有病親特許遞出爲金化縣監未赴内移玉堂
尋除金城縣令翌年復以玉堂召還取朱子劄貼黄
陳戒大意在廣聰明不狎近習陞應教移執義遞拜
校理疏論時弊九條且請甄用言事諫官朴泰輔等
溫批嘉納又書進太祖朝王子諸君本科外不加賜

田結故事附論宮庄之弊曰山澤魚塩之利國之所資今乃太半不籍於公家無補軍國之需無資生民之業天下豈有是理又書進大易節之彖傳反復申論節財之方移司諫應教時淸人有罰金之擧將遣使陳辨而使命屬於宗班公疏請以大臣充价曰遣禁不嚴變釁遽生畢竟辱罰專歸上躬而擧朝官位安保如舊又其奉使之役未聞有奮身而先應者草澤忠義之士必有扼腕不平於斯者德壽先考忝判府君在玉堂因地震之變疏論外戚及女謁上震怒始命拈詰事狀終乃削黜公率諸僚求對力爭上愈

怒聲色俱厲亟命退公進曰與其得罪於後世公議
寧被重譴於今日陞拜承政院同副承旨遷爲刑曹
叅議復移承旨徽還淑儀金氏進秩之命遷拜兵曹
叅知爲養出爲利川府使明年入爲大司諫承旨玄
石朴公以吏判進袖劄論宗戚杭事上移怒命宗親
府摘發娼嫉杭者南領相九萬呂右相聖齊求對語
多觸忤上震怒并竄两大臣而遞朴公職公啓請收
還承嚴批胥命金吾門外疏入即遞出補鐵原府使
未幾病免已巳仁顯王妃廢處私第公與散地諸臣
疏爭不能得仍屛居郊外時宰忌之除晋州牧使辭

不赴甲戌上始悔悟一變前日所爲公卽拜禮曹叅
議兼承文院副提調移大司諫右副承旨遞拜吏曹
叅議因事辭遞再爲成均館大司成罷叙拜副提學
移吏曹叅議乙亥用薦陞拜漢城府右尹兼同知經
筵事移戶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成均館事復還大
司成每當課試輒發名下士尤殫心於勸課之政兼
籌司槐院内資提調移禮曹叅判除開城府留守値
歲飢賙賑以誠民免流亾又移大司成轉大司憲副
提學兼觀象監提調因晝講言人氣和則時氣和近
日朝象乖和宜思寅畏導率又曰宮中用度務從節

損而王世子嘉禮時尤加省約此不但有光儉德其在養福之道亦甚有益上并聞納書進嬪宮竹冊文承賜馬命兼右副賓客移吏曹叅判兼弘文館提學遞爲判凌事兼宗廟署提調入侍言今春都民糶穀既令退捧又令减半又許代錢甚大恵也然都民困急二斗米折百錢猶難辦請改許以三斗移大司憲副提學因虹變上劄論君德極言務實之功歸其要於治心端本又請停罷宫庄寢三南簽丁自内間用度至諸司支用隨事節縮盡歸賑資外邑守宰勿拘年限擇差廉謹之人而向来情犯稍輕有才望者廣

加甄叙以恢用人之方上賜優批施行原劄命留中
遷拜户曹叅判復還副提學引眞德秀所論嚢格之
工反復陳說上稱善仍教曰世子方日開書筵文義
之外宜以閭閻閒民事物情隨事開陳使耳聞熟習
公方帶賓僚故上言及此移吏禮工三曹叅判兼藝
文館提學多辭不就俄進兼守兩館大提學知成均
館事校書館提調仍拜大司憲辭遞除兵户曹叅判
戊寅冬又用薦陞拜議政府右叅贊差莊陵都監堂
上兼知義禁府都摠管繕工監提調移禮曹判書已
卯丁李夫人憂制除拜右叅贊兼尾署提調藝文館

提學又除戶曹判書再辭得遞除禮曹判書仁顯王后昇遐差殯殿國葬兩都監提調辭遞拜判尹不赴名命爲憲臣論罷叙拜左叅贊以嫌遞兼氷庫提調差北路試官屢辭不得命赴吉州試取文武士在途拜大司憲時兩司請竄南公九萬柳公尚運罷尹公趾完職以貸希載死釀成宮闈之變爲案公旣還朝引避直其誣時論大咈諫院遂請罷叙拜知中樞工曹判書兼濟用監提調差冬至正使屢辭不許自燕還復拜判尹移吏曹判書兼知經筵力辭得遞除工曹判書兼右賓客知春秋差撰輯廳堂上改修端宗

實錄以董大報壇役進階正憲還刑曹判書復移吏曹干托不行躁競爲息陞兼判義禁府事累疏得遞乙酉冬特旨進拜議政府右議政公頎而微傴美鬚髯方顙秀耳眼光燁燁射人而恒斂睛低視對人言溫溫恭謹惟恐或傷其意至其有所守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出入筵席氣壯而足躩進退雍容甚可觀廷中目屬而上亦深知公小心謙良意其可大用至是李領相濡膺命歷卜數人皆不當上意上不悅而罷未幾遂有是命公累疏乞免上連遣史官承旨使之偕來公固辭凡十一疏上復賜手札曰卿清操謙德

博識雅量夙負公輔之望今茲特命非予一人私意復遣承旨敦勉公不得已出而承命上面諭曰卿不我遐棄國事誠幸矣公進曰當此時勢實無一事施措之望然苟能自上憂勤警省少無間斷則國事庶可做矣仍陳節損之道請自宮掖始公自是年至甲午前後十年之間再爲右議政三爲左議政三爲領議政間又兼扈衛大將司譯院御營廳內醫院都提調臺臣論李東彥遭父喪使官奴晉會宜致罪上命鞫東彥正刑公劄論曰國家用法如秤不當有毫髮過差假使薄親喪不孝之惡有浮於晉會何以加其

法乎惟當付之有司照法論處不宜徑下勘斷之命朝臣以上卽位三十年稱慶請進宴公上劄陳戒仍請諸道糶穀積逋難捧者限數年蕩減始有林溥者陳疏論辛巳治獄之失意在嫁禍而搢紳間目此互相狙猜公與崔公錫鼎平心按治竄溥海島至是又有李濳投疏其言益危怵上震怒親鞫濳而特拜李頤命爲右相更按溥獄溥杖斃執義李德英曾爲問事郞至是見上意稍變乃疏詆獄事公先已呈告遞職授西樞遂晉命金吾外仍出任江外明年五月上諭名在外諸大臣公五疏辭不許始赴命日賜對陳

水災之慘請加意恤民之政務軫節省之道承命薦
大提學校理申鐔謂所薦非其人疏斥公公陳疏引
咎又因司諫尹世綏疏連上十九劄又遞授西樞上
嘗降下嚴教制黜內局三提調公疏救曰臣子而幾
視君父之疾此豈近於人情天理顧平心徐察以得
其情上悟命收還與諸大臣入對公啓言民間疾苦
身布最重請限年蕩減其逋負兩南被災邑亦量減
其大同米從之清人移咨云海賊猖獗宜加警備國
內繹騷上亦憂之公奏曰所謂海賊不過海島間出
沒之寇下陸則易制豈有深入內地之患惟當安靜

以鎭之仍請令各軍門加造兵械分遣巡撫使於西
南巡審關防又劄論宮差撓民宮屯貽弊狀請嚴法
重究多數革罷又言王子諸嬪第宅過盛國典所載
俱有定制從今以往深以侈汰爲戒上自宮庭之間
常存節約以爲躬率則自然惠澤及民而聖德彌光
上嘉納仍命太僕屯田丙寅以後移屬宮家者并還
給本寺渭原民越境殺清人至有會查鳳城之擧胡
差回欲窺覘北路山川事端層變鄙閫匇午公指揮
動合機宜而橫議沮撓朝令靡定卒乃如公所料上
深念隣族之弊特令廟堂講究公言戶布丁錢事勢

難行請査各道不緊名色汰補闕額以紓一分之急遂與諸宰商定節目奏行之引病又遞授西樞時經庭試科副提學李健命疑考官李塾有行私跡疏發之於是獄事大張持平李世德曰論事遠竄公疏言金吾刑曹推讞之際擧措意嚮緩急有偏衆言喧然不平臺疏之所以發遽施重典非盛世所宜有黨健命者遂迭出侵斥公呈告又遞授西樞癸巳李領相濡以上卽位四十年請稱慶陳賀已又請上尊號公上劄曰在今時勢艱棘決不當有豫大之擧聖志謙抑固宜將順且觀司馬光以勿受尊號勸導其君忠愛

薦至可爲師則臣既以是存之於心省顧初見不敢變改上怒政院多捧疏章并責藥院公疏遞提調即出江外上連遣史官承旨勉諭公辭愈力又遞授西樞陳情乞解兼帶上特宣別諭備示悔意公既入城而復授以內局之任有申球者投疏搆訐羨村尹公左相金昌集劄請毁其遺集板仍勿捧伸救疏公遂劄斥其失以爲球之不罪而又禁人之有言此豈聖世擧措上非不納公即出舍江外丁酉七月上獨召左相李頤命賜對有非常教羣情恟懼翌日公抗疏陳戒有中夜涕泣之語公前後所言於上者不可盡

記記其大者而已端懿嬪袁公受都監都提調之命
訖事而退己亥上援太祖朝故事入耆社公入啓賀
班將還寓猝感疾危重王世子遣御醫看病賜內劑
又命掖隸致饌物至二月二十一日甲子告終于第
享年六十八訃聞輟朝三日王世子下教嗟悼命給
棺材給俸三年兩殿并致吊祭有司具儀物以四月
十七日葬于長湍治西都羅山負丑之原從先兆也
聞公喪自搢紳大夫曁市巷小民莫不咨嗟曰賢相
亡矣啓靷之夕都下坊民通文五部相率而送於野
以千數返虞日亦然古未嘗有也公幼雋爽未弱冠

況思默悟頓變舊習莊重而寬和謙恭而整肅世言
氣質之難於變化驗之公殆不然也雖未嘗斤斤以
問學自居而其天資近道詩體飭躬而尤用力於持
敬謹獨故宅心靜謐而其發見於威儀動作之節者
亦棣棣而不可選非世之標學名而少實踐者所能
幾也孝友根性在庭翼翼無違行及奉諱哀毁踰禮
幾至滅性事大夫人務順適其意病則晝夜扶持劑
藥視饍亦身親任之不以官高而輒委人值忌茹蔬
屢日哭泣感咽若袒括之初日必晨起盥洗謁廟非
甚病未嘗廢出而立朝言論風旨先主乎名節而必

以忠信勿欺自勉當黨議橫潰之日涤惡鑴漱不肯
苟循時趣秉心堅貞超然色目之外人亦不敢目公
以偏私也家居惟以書籍自娛時或蒔花栽竹以寓
晚趣閭井衆胥之徒屏跡於門庭之間而甚至朝士
之營私覬利者亦復不踵公門門外之迹如掃過者
不知爲相公家居處蕭然如寒士甁居屢空而口不
問生產人有饋餉雖其有名者少或過制輒却之苟
非供職之日乃至常廩與騶直亦屢歲不受其謹潔
又如此文章遒潔縝婉自成一家如經義科體一洗
程臼有獨得神解之妙操觚家競相傳誦所著詩文

各軆四十餘卷藏于家公既素性恬冲不樂久處權要雖曰上眷隆重黽勉遲回而未嘗一日忘休退晚欲因范蜀公事告老以上疾積年彌留竟亦不能成其志其可悲也夫人全州李氏僉樞贈副提學薆女孝事舅姑舅姑稱其賢飭身以儉理家有法溫粹靚穆絶無浮華外飾門黨化其德而搢紳家咸以閫則之懿歸之公卒未數月以毁繼沒葬祔公墓凡舉五男四女男長命倫有文行早歿次命均文科判書次命純進士直長次命彬文科大司諫女長適李秉常文科判書次適鄭錫慶生員餘幼而夭命倫娶縣令

洪澤普女有子而殤一女適趙尚行文科正言命均
娶右議政金構女生二男三女男志脩恩脩女適進
士李命集趙鶴命宋宅仁命純娶監司李德成女生
三男一女男日脩晦脩餘幼命彬娶判書宋相琦女
生二男二　男幼女適李昌壽次幼李秉常一子養
重鄭錫慶三子長元淳餘幼公於吾先君子爲内從
姪齒相近也自少至老情好甚篤而德壽以藐然稚
弟夙荷公撫愛今公墓木就拱而余亦老矣於公身
後事曾無毫髮自效者撫念今昔每用咨嗟判書凡
弟以公墓銘見托夫公之事行太史紀之國人誦之

不腆之文又惡能爲有無只記公歷官始卒而系之
以銘曰
達城之徐世有聞人矯矯藥峰爲國藎臣侍郎趾美
有蘊不伸累世積慶發于公身公在家庭惟孝于親
出而仕朝儼其冠紳進退雍容瑞鳳祥麟藝苑提衡
天曹程資旣長玉府遂踐台司聖主曰吁惟予卿知
謙德清操愽識雅度卿惟兼有卿宜予輔公拜稽首
是在聖主惟能憂勤治乃有叙惟能節損民乃其紓
聖君曰俞昌言師汝孰爲諓口屢進屢售加額之民
泣涕交訢公在于朝庶務攸湊筵告牘陳思焦肴遽

歸視其家盡無餘粟庭梅吐蕚階篁抽綠廊廟公憂
江湖公樂雖則公樂憂在其中公名在世公返太空
觀今之士奚梯是工其孰如公自守挺然閱世旣久
愈覺公賢湍山蜿蜿湍水淸漣公之遺風百世其長
惟是降魄玆焉收藏告厥後人罔或毀傷